

著等夫羅菲廷

# 後死

譯 元 王



版出店書知新

# 死後

武漢大學  
圖書館藏

贈書館六一  
武漢大學圖書館藏  
一九五一年五月

WUHAN STUDENT CHRISTIAN CENTER  
漢口基督教學生公會  
武昌

蘇聯文學叢書  
死 後

正元	紙料熟
正元	紙料生

著	著	主	編	著	著
者	者	編	者	者	者
班	王	曹	中	王	班
菲		靖	蘇	菲	菲
羅			文	羅	羅
夫			化	夫	夫
等			協	等	等
			會		
			會		
			元		

重慶民生路一八二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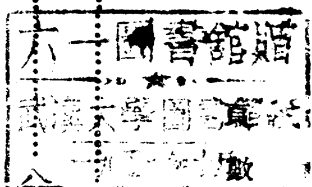
新知書店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三月初版

# 目次

目親記 (F·班菲羅夫作)	.....	一
烏克蘭木屋裏發生的事 (W·瓦希列夫斯卡作)	.....	八五
母親 (O·庫爾干諾夫作)	.....	九九
戰鬥的前夜 (A·道甫仁科作)	.....	一〇九
死後 (B·高爾巴托夫作)	.....	一三二
西紐恆中尉 (A·科羅波娃作)	.....	一三八
查佛龍科夫上校 (V·科謝甫尼科夫作)	.....	一四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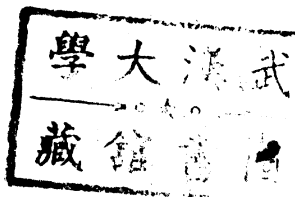


## 目睹記

F · 班菲羅夫作

### 一 西洛夫少校

1



人家都說西洛夫少校是一個異常勇敢的人——不過光憑勇敢，使你在近代戰爭中還不能有什麼大成就；他也是一個好用思想，有健全的軍事評判力，並能獨闢門徑的人。關於他，人們還傳說過其他許多的事：說他一再深入德軍後方，炸毀了他們的火藥庫，消滅了他們的參謀部。還有流言傳說他「走遍了世界」，在西班牙，沙哈拉，和中國都作過戰。還有其他許多關於他的傳說流傳着。人們在前線不光打仗，也編造傳說。

團政治指導員列夫琴科要和我們一陣前去。他年約二十八歲，或者還要小一點，他

1

的年青的臉面和引人歡喜的微笑，使他有時在外表上看來像是一個二十歲以下的孩子。四年前他從農學研究院畢業，最近他還在烏克蘭一處大的國有農場上作農業指導專家。前線的戰壕相離不過二三公里，但是這段路却是很危險的。

「德國人從N山上到處打，對什麼都打，無論是四輪的，二輪的，或者兩條腿的都一個樣，」列夫琴科說。

爲了這個原因，我們只在黃昏時出發。

「上來我們三個人並排走，但是走近目的地時，列夫琴科非要我們單行走不可。

「而且無論怎樣不要離開小路：這地方四週的田野裏全佈滿了地雷，」他說。路過一會之後，他低聲說：「彎下身去，盡力彎下去，跟着我向前跑。」

我們撲進一條窄狹的戰壕向前跑。子彈呼嘯着從頭上飛過。

「他們對這地方開了不少火，」我們從戰壕裏爬出時，列夫琴科解釋。「他們時時對我們開一陣機關槍。只是胡打一陣。前幾天我們有一個中士在這里陣亡了。他是一個頂好的人。不過他是因爲自己粗心才陣亡的。」

我們又撲進一個黑洞裏去，這以後不久我們便到了地洞。

有一盞燈在點燃着，光亮照在四周的牆上；也照着赤楊樹的屋頂，一張鋪着發香味的草的床，一張小桌，和一個銅茶炊。

「可是西洛夫少校在什麼地方呢？」

「他在作戰，」列夫琴科回答。「前天我們得到命令，要把德國人從N山驅趕出去。」

他們可開一張地圖，用未削的鉛筆頭指出那個地方，並開始解釋那地勢。「N山在這裏，現在被德國人佔領了。你看到的，山並不大，可是從軍事的觀點看來，却是非常重要的。德國人在這裏掘壕固守，他們有個很好的鷹巢，可以從那里觀看我們軍隊的佈置，使我們常受礮火的轟擊。我們得到的命令是要把他們從山上驅逐走。我們昨天起便開始作了。」

「什麼？昨天便開始了？而且所打的不過是一座並不比土撥鼠所掘的更大的山呀？」

「是呀。從昨天便打了。敵人是詭詐的。我們要鬥智勝過他們。昨天一夜西洛夫關

得他們發瘋，不斷的擾他們不安，不斷的小舉進攻使他們精疲力竭。最後，他們以爲我們差不多盡了全力的時候，便發動進攻起來了，這正是西洛夫少校所等待的事：他用迫擊砲將德國人消滅了。今天呢？今天西洛夫少校有點特別的計策。……我們可以親自看看去。」

2

夜是漆黑的，天空佈滿了陰雲，風像早晨一樣冷。只是天空彷彿有了生命，像大海一樣起伏，被火箭，爆炸的彈丸和迫擊砲的閃光照耀着。

「從這里走，從這里走，」列夫琴科說，一面領着我們順着草堆後一條又暗又窄的通道壕向前走。

草味是多麼香呵。

「這里除了乾草的味外，什麼都改變了，」列夫琴科若有所思的說道。

正在這時，三道火箭的閃光照亮了戰場。

N山很近了，差不多只在一公里以外。上面似乎長滿了發育不全的樹木。一條小路

從山旁蜿蜒上去。右手是一片番薯地，黑得像一片油池。左手的谷在黑暗中看來像一個湖。

火箭閃光剛一消滅，德國人的大砲，迫擊砲，和機關槍便急劇的開了火。這突然間停止了。一切被暗黑所籠罩。只有風還繼續狂號。一方面偶有一顆發光彈穿破天空。

隆隆的聲音從N山方面傳來。又有三隻火箭向天空放射，照亮了一切。我們看見一連德國兵密排着向山谷走下去，來福槍緊壓在肩上。

「心理的進攻，」列夫琴科低聲說。

又有三隻火箭上射的閃光。……那連德兵就要到山谷了。……其中一個不能自制，跳起來。德兵正步繼續前進。他們就要到蕃薯地了。德軍陣線裏偶然還發出火箭的閃光，彷彿要表彰德兵進攻時能夠怎樣鎮靜一樣。

突然有兩道探照燈光掠過番薯地，將光線投照到那連兵士身上。他們突然停住了，彷彿遇到了火山鎔巖的川流。正在這時候，從右手其處灌木叢中，機關槍響起來了。在機關槍開始將他們掃射倒的時候，探照燈的光使德兵目盲。還活着的人向各方散去，探

照燈光和如雹的子彈追隨着他們。他們向前跑，失足，跌倒，像野兔一樣被照在探照燈的光輝中，打中的子彈就在俄國的土地上將他們的生命結束了。

要一切都是電光一閃中發生的。

這種心理進攻的瘋狂似乎在人人看來都是很了然的，——就對德國司令人也了然。

但是無情的機器既已動作起來，於是從山上又有第二連人密排着，被火箭光所照耀着向下走。他們也被探照燈的光照到，而且也就在這時候，機關槍放射起來。但是無情的機器依然滾動，於是第三連人離開山頂，像前一樣密排着前進。

探照燈先向上，於是又轉向這方那方照耀，以後彷彿玩耍似的，突然熄滅了。

黑衣又將田野，樹林，和山都籠罩住。只有風還繼續狂號。

「他們這些豬！」列夫琴科打破沉默，惡狠狠的說。「西洛夫少校是很好的，他把一切都估量好了。」一切又沉默下去了。

突然間深沒在暗黑中的田野和山谷，響應着一陣歡呼。

「這是我們的人進攻了，」列夫琴科聲音裏發着顫抖說。他說話聲音很低，彷彿唯

恐他的話會障礙進攻似的。

正在這時，又發出了高起的歡呼聲，於是在近山的某處，德國的迫擊礮噴着火，發出可厭的響聲，可是已經太遲了；榴彈已經向德國的戰壕和地洞裏扔擲，紅軍也隨着進去了。從我們所站的地方，我們可以聽到德軍絕望的喊聲。

「哈——哈——哈！」列夫琴科得意的叫道。

3

在天亮，約在N山被佔領一點鐘之後，政治教導員普山佐夫被抬進地洞。在全戰中他都在灌木叢中和那些機關槍手在一處，從那里將三連德國兵掃射倒。他向西洛夫少校報告，命令執行了，但是在途中跌在地雷上了。現在他躺在床上，死了似的蒼白，臉！滿是血，血同火藥與土和成的餅貼在唇上。列夫琴科拭拭普山佐夫的臉，從他的齒間勉強灌半杯白蘭地酒，但是受傷的人彷彿發瘧疾似繼續顫抖。他不斷的喃喃的說着什麼話，老向同一的方向指着，但是沒有人明白他。

「華西亞！什麼事？華西亞！」列夫琴科在他上面彎下身去，看着他的逐漸朦朧的

眼，但是對他的謔語一字也不明白，他便取了一個筆記本，拿一張紙和一枚鉛筆放到普山佐夫的手裏。

普山佐夫努力寫了點什麼，但是他所畫出的東西完全認識不出。鉛筆從他的手中落下去，他開始無辦法撕他的上身衣服，像一個昏迷不省人事的人。他已經陷入死亡的痛苦中了。

不久以後就送他到醫院裏去。他在途中便死去了。

地洞中的人默默坐着，普山佐夫的死使他們憂傷。我們坐着等待西洛夫少校，希望着他會驅散我們的憂鬱。但是西洛夫少校並沒有來。列夫琴科到他的地洞裏去看了好幾回，但是每次回來他不是報告說少校在穿衣，便是在忙什麼新計畫，再不然便是在寫家信。只在最後一次回來時，列夫琴科才告訴了我們實情：

「可怕！少校心裏簡直放不開；爲普山佐夫的死，他傷痛極了。」停了一會之後，他接着說：「這也無足驚奇。普山佐夫是一個聰明的數學家。二十四歲他便在莫斯科大學作教授。」



西洛夫少校的副官走進池洞。

「西洛夫少校現在見你們，」他用清朗的聲音說。

我們又進了前一晚所進的地洞。地洞收拾乾淨了，牆上掛着一面小鏡子，銅茶炊甚至也擦過了。從擦痕看來，擦時用的顯然是磚或錯。桌上已經擺好了食物，甚至還有兩瓶白蘭地酒助我們下嚙各樣菜。跟前站着一個兵士，年約二十，既健壯，又活潑。我們走進時，他挺起身來，向團政治指導員列夫琴科報告：

「西洛夫少校的命令是要等着。他一兩分鐘後就到這裡來。」

他說這些話所用的口氣，彷彿他不是西洛夫少校的屬員，西洛夫少校却是他的屬員似的。於是他又向列夫琴科唐突激昂的說道：

「列夫琴科同志，你那一天使我很難堪，——你說銅茶炊好多年沒有擦過了。你看它現在有多麼亮。簡直像一面真的鏡子！」

「哈，科里亞，」列夫琴科笑着說：「你真擦得好。再擦一兩次，上面便要有了。」

「不用怕。它還可以用二年。我要一年擦它一次。」

我們全笑了。

西洛夫少校走進地洞的時候，我們的印象覺得他是一個粗大的人。他乾乾淨淨的穿了一件熨得很好的上衫。他的頭髮細心梳好了。他剛刮過臉。我們一上來以為他要用官腔和我們寒暄。可是他却單純的說：

「我聽說你們來了，同志，可是我不能立刻前來，我忙。」

他坐下了，我們看他並不是怎樣魁偉的人。他面貌坦白，眼睛碧明，像是小孩子的  
一樣。他的臉上煥發着吸引人的微笑。

「你沒有預備得太多嗎，科里亞？」他指着白蘭地的瓶子說。「一人一杯對我們便  
很好了。」

「酒窖裏剩下的統統都在這里了，少校同志。我想我們約定過，在飲食時你得聽從  
我。」

「可並不是在有客人的時候呀，科里亞。」

「因為，」科里亞對於少校所說的話一點也沒有注意，繼續說：「是我給你弄飯吃，並不是你給我弄飯吃。就是這樣的。因為我們打了勝仗，我提議我們要吃喝喝。……」

「你真是個好孩子！」西洛夫微笑一下說，但同時眼裏顯出憂傷的樣子。

「是普山佐夫的死使你這樣不安嗎？」我們問。

少校震驚了一下，轉過頭去。

「是啊，在戰爭中，子彈對最有才氣的人也不饒過。有時我想，在五百年，或三百年，或更短的時間之中，一般人不僅對於殺害人，就連對於打人，也要感覺到身體的憎惡。」

「就到那時候，人們對我們的意見也不會不好的，」列夫琴科說。

西洛夫少校微笑了，於是向我們轉過身來說：

「當然，當然！那無消說。人們要認我們和我們的國家是培養這種感情的先驅。……」他站起來。顯然他思想時有來回走動的習慣，但是這個地方是很擠促的。可是他也

對付着走來走去，向一面走一步，再回來走一步。「是呀，就爲這緣故，我們要把那些雜東西從地上除淨。就爲了普山佐夫一人的緣故，我也要把他們像虱子一樣消滅。記住高爾基的嘉言：「消滅敵人必須像消滅虱子一樣。」這就是說，要無憐恤，懷着同樣憎恨的感情。我們要這樣對待他們，科里亞，」他說着砰的一聲將拳頭打在桌上，看來完全變了一個人。

「當然，當然，我們要使他們比下地獄還難受，少校同志。」科里亞似乎也變了樣子了。他變得更鄭重，更有所思了。他拉拉少校的袖子。「不過吃點東西吧，少校同志，你使我心裏發疼。兩天你沒有好好吃飯了，你總在忙碌。你不能那樣作事。你得維持你的力量，」他用少不更事的勸告人口氣說，「你得積存力量應付敵人。」

「這是不錯的，科里亞。坐下罷，同志們。我們可以鄭重其事的。我們請薩沙·加沅諾夫爲我們彈奏點什麼。」

一個面頰紅潤的年青兵士走進地洞，後面另跟着一個胖壯的人。

「他是我們所歡喜的人，」少校介紹薩沙·加沅諾夫說，並一面親熱的拍着他的背。

「他是手風琴的好手。是你呀，烏拉茲？」——他向那個胖壯的兵士轉過身，兵士的眼睛是杏形的，略帶一點金黃的顏色。「他是阿司特拉汗大草原來的。烏拉茲唱歌和開機關槍一樣靈巧。同志們，我們來唱我們所歡喜的歌。」他首先唱起斯達林歌的開頭幾節。

我們從來沒有聽到過這首歌唱得這樣好。人人都加入了，而且深在地下，在赤楊樹屋頂下面唱着歌的時候，他們看來像是受了靈感的人，和作戰時完全不同了——溫存，柔和，而且有思想。西洛夫少校飽經風霜的臉面變成輕快而且年青的了。

我們唱歌的時候，亞爾契夫少尉走進地洞來。是他所領的一連人首先衝入德軍的戰壕。戰爭的烟使他變黑，下頰上生着濃鬚，而且眼睛裏的神氣那樣疲倦，我們看來不一會他就會靠着地洞的牆睡着了。但是歌一停，他便立正報告：

「M山上的防禦增強了，少校同志。」

「好極！」於是對着大家，西洛夫很動感情的說：「亞爾契夫少尉應佔首席，他是今天的英雄。」

我們讓亞爾契夫坐到首席。他坐下。我們看來他現在一定要睡着牆睡着了。但是西洛夫少校一唱起新歌，亞爾契夫便鼓起精神，並像農民的態度將手放在耳旁，用豐滿的低音和唱起來。

西洛夫少校突然停了唱。人人都驚異的看着他。

「瞎，我忘記告訴你們了。嬰孩受了傷。……她的情形很嚴重。」

「嬰孩？陶尼嗎？」列夫琴科驚訝的問。「她在什麼地方？」

「她被送到醫院裏去了。」

「那麼我……我要跑去。……我要到那里去。」列夫琴科面白如紙，離開了地洞。

## 二 嬰孩陶尼

1

人人都叫他嬰孩陶尼，雖然事實上她已經二十四歲，從醫學院畢了業，並得了醫學

的學位。她差不多是中等身材。但是爲了某種原因，從政治指導員到士兵，甚至我們剛從前線到來的人，都叫她嬰孩陶尼。也許因爲她的既小又軟柔的手，和她像嬰兒一樣的微笑吧？要不然，或者因爲她是那樣坦白，因爲她沒有功利心的愛人，像兒童愛成人一樣吧？爲什麼這個譚號脫不開她，沒有人知道，因爲她絕不是不能自助的人。她到前線來的時候，只知道在醫學院所學的東西，但是不久她就變成了很得聽衆歡迎的演說家，對士兵讀報讀得很好，而且在短時期內便學會了開車。她無論作什麼，都作得有效率。只有一件事情他有點作不好，就是使用武器。西洛夫少校有一次送她一隻用皮套裝着的勃朗甯手槍：

「嬰孩！你到處跑，你最好拿着這隻槍，以防不測。」

但是勃朗甯裝在皮袋裏，依然掛在她床邊牆壁上的老地方。不錯，第一晚她細心檢看了很久，甚至問到怎樣射擊，但是讓她在戶外試一試的時候，她却閉起眼睛來說道：

「不。下次再說吧。我也許會打死什麼人的。」

「打死誰？在夜間？在空中？或者……一隻蝙蝠？」外科醫生放諸堪堪。加夫里羅維奇責難的說道。

「就假設打死一隻蝙蝠呢？它也想活着呀。」

「你胡塗。在前線——却怕打死一隻蝙蝠！」

陶尼把頭偏向一旁，向角落裏看望，嘴唇輕輕翹着，爽爽快快的說：

「當然啦！我胡塗！你總是戴着頭盔坐下吃飯，却並不胡塗！」

「謹慎沒有什麼害處，」放諸堪堪提。加夫里羅維奇有些動火的回嘴說。這是他的一個弱點。他永遠不離開他的頭盔。無論在吃飯時，在街上，在醫院，他總戴着，而且在上床睡覺時，也將盔放在枕下。「謹慎沒有什麼害處，」他重覆說，極力想用手將兩頰上動火的顏色遮掩起來。「要嘲弄我呀，」他向自己說。「不過你等着吧。我有一天要報復的。」

當時這件事便放下不提了。

今天放諸堪堪是。加夫里羅維奇決定了要堅決。



就在前天，德國人從N山向紅十字會人員的住處瞰擊。在房頂上有巨大的紅十字，很遠就可以看到。不過德國人却有心向那房子開火。有幾個辦事人員被打死，或受傷了。今天司令部決定將德國人從山上驅逐走。

「這就是說，嬰孩陶尼想要到前線去，這是無可懷疑的。非阻止住她不可。我甯願自己去，也不讓她去。總之，我可以命令她不去。我畢竟是爲首的外科醫生呵。」這樣思想着，殷諾堪提·加夫里羅維奇走進茅屋，這是戰地醫院所在處，也就是嬰孩陶尼所住的地方。

她在她所住的角落裏，在忙着什麼事，一面自己哼着歌。

殷諾堪提加夫里羅維奇咳嗽。他想要去下頭盔，但是再一想他又沒有去，因爲他決定戴着它可以加重表示今天的情況是複雜的，緊張的，甚至危險的。

陶尼從她的角落裏看望。

「原來是你，殷諾堪提·加夫里羅維奇！」她叫道。「去下。把你的頭盔去下。現在我們在這里並未被炸呀，」她說着走到他跟前，並已經穿好軍裝，藥袋斜掛在肩頭

了。

「哦，」他突然說，把盔更緊固的安放在頭上。

「哦？」——她詢問的看着他。

「正是，正……我的意思是說不要。不是。我不是那個意思，」般諾堪提·加夫里羅維奇突然說，唯恐她要重覆他的「正是」，這種談話會完結不了。

「你今天只是驚嘆是什麼意思呢，般諾堪提·加夫里羅維奇？」

他沒有回答。他坐下來。

「我想要留她在這裡不走，也許是不對的，」他想。素常般諾堪提·加夫里羅維奇愛問自己問題，但却永遠不回答這些問題。若不是陶尼向門走一步，彷彿要從茅屋裏走出去，他的問題大概會層出不窮。「不帶手槍嗎？」是從他嘴唇裏送出的話。「不能。你不能那樣作事，帶在皮帶上面。我非要你那樣作不可！」

他親手給她配好手槍。他配好之後，驚訝了。

「你知道我們隨軍醫院的人昨天死了多少嗎？」他說。「我說的不僅是在住處死掉

的，却也有在前線的。你要明白，那些強盜在前線也搜求我們這樣的人。這是野蠻。你明白了嗎？這樣事在以前任何戰爭中也沒有發生過。你明白了嗎？」

「當然，我明白。不過是我要走的時候了。我們不能讓受傷的人在那里自己照料自己。」

殷諾堪提·加夫里羅維奇皺皺眉頭，用存心粗暴的聲音說。

「你今天不是給你母親寫信嗎？最好多多留心，不然你那封信會永遠寫不完的。」

砰的一聲關了門，他離開了茅屋。

3.

殷諾堪提·加夫里羅維奇剛一離開，陶尼便從一本書裏拿出她開始給母親所寫的信。

「媽媽，這里人人都愛我。我要告訴你……」她僅止寫到這里，這時她在信上俯下身去，一會工夫，活現的想像到她的老母——人人都管她叫作格蘭尼亞姑姑。拿出一個相片，用小手指以撫慰的活動緩緩摸着她母親的頭，她自言自語的說道：

「慈母！你頭髮上的頭髮是多麼白啊！……可是也許……不，不！」她立刻把髮髻

的思想驅開，而且在回想對母親怎樣送別她的時候，她唇上現出甜密的微笑。她沒有流一滴淚，在想法使女兒在火車裏舒服的時候，她總用存心粗暴的態度抱怨不休，時時扶正陶尼頭上的藍帽。只在火車開始動的時候，眼淚才突然出來了。陶尼這時正想到這件事。「慈母！」於是藏起相片，她從茅屋裏跑出去。

夜晚到來了，漆黑的，沉重得像被鉛壓抑下來一樣。從前綫的戰壕可以聽到隆隆的砲聲。追擊砲彈發着粗啞的炸聲從陶尼頭上飛過，彷彿她隨時都可以被一彈打中一樣。有時火箭直入雲霄。牠們高高的在天空裏爆炸了，照亮很大一片的地方，於是落下來，熄滅了。突然發光彈迅速的藍色閃光分裂了天空。雖然這是在前線發生，而且使人死亡，陶尼對於這種砲火與爆炸所呈現的夜間奇觀，也時時在讚嘆。她順着熟路迅速前進，不久就到了西洛夫少校的地洞。

西洛夫少校在電話跟前坐着發號令，這在陶尼是完全不解的；他先叫「窩瓦」，又叫「特夫爾」，以後不知爲什麼，又叫起「巴黎」來了。打完電話，向陶尼轉過身，他微笑着說道：

「呀！嬰孩！你來了？好。正是時候。」他看看他的錶。「進攻幾分鐘之內就要開始。你不如走出去。不過不要一個人去。帶一個勤務兵亞沙。他在這裏，在隔壁的地洞。快跑去！」

亞沙比陶尼年青。滿臉雀斑，鼻子上翹，他說話自有一種特殊的方式。例如，有什麼使他歡喜了，他便要說：「這是頂好的，可好極了。」

他和陶尼一陣到亞爾契夫少尉的連裏去。亞爾契夫有農民所特有的沉默態度，甚至是嚴厲的，他見到陶尼的時候，便將這消息讓士兵們知道：「陶尼來了。」士兵們有了生氣，人人似乎都覺得快樂多了。嬰孩陶尼是他們都熟識的。她向他們說過多次話，並給他們讀報紙。

亞爾契夫將燈光靈活的一轉，看一看他的錶。正是十二點。向陶尼轉過身，他低聲說：

「在這里莫走。莫要到那里在戰壕裏露頭。我現在要發號令了，」他站直身子，是一個高大的人，他叫道：「為我們的祖國，同志們！前進！」他身先士卒，向德國的戰

壕前進。

他的部隊緊隨在他身後。動作迅速，刺刀安好，在火箭光中閃耀，周圍響應着他們的歡呼，他們跳過高窪的地方，用勢不可當的急流的力量，衝進了敵人的戰壕。

嬰孩陶尼在原地沒有動，兩手緊緊按在胸前，像是一個中了符咒的人，眼睛一直看着士兵們不顧一切往前衝。

亞沙向她叫道：

「受傷了！」

她連忙向亞沙跑過去，他已經在給一個受傷的紅軍兵士上綑帶了。一面作着初步的救治，他用緩慢遲疑的態度喃喃道：「你們將那些德國人從窗裏趕出去的方法真是妙。妙極了！」

陶尼幫他的忙。她的穩定的小手在上綑帶時是靈活，溫存，而且有效率的。

亞爾契夫少尉的連已經將德兵從第一道防綫的戰壕和地洞中趕出去了。接着他們便猛攻第二道，第三道防綫。

士兵的歡呼現在已經離得很遠，悶啞不清了。亞沙和陶尼隨在他們身後走。因為忙着工作，他們甚至沒有注意到黎明已經照澈林邊了。

有一個受傷的德國兵，在一個地洞跟前的地面上痛苦的蠕動着，高叫着。

「替他紮上綑帶，」陶尼向亞沙說，她自己却向一個痛苦呻吟的紅軍士兵走去。

他輪在一個小窪中，而且像這種情況下一切受傷人一樣，他盡方向一條小溝爬去，以便躲避流彈。陶尼跪下去開始工作，靈巧的將他的被子彈射穿的腿用綑帶紮好。這個人很快的說起話來，他短促的喘着氣，照窩瓦河流域人的習慣將「O」音加重。

「莫要動我的腿，大夫。沒有腿我可完啦。你怎麼作都可以，只是要留着我的腿，你明白嗎，大夫？」

「這沒有什麼難明白。你說沒有腿便完了倒也有理，」陶尼回答說，不由的採取了他說話的方式，加重「O」的聲音。

她像從他本土來的人一樣同他談話的時候，這個人高興極了，他微笑了，用親密的口氣向她說道：

「你也是我們那里的人呀。你說話像我的妹妹瑪露西亞一樣。我敢說你真正是我們那里的人。」

「真正是你們那一帶的人。戰事完結的時候，我一定要去訪問你的村。」

那個人向她歡迎的點點頭。

正在這時發生了沒有料到的事情。離陶尼不遠，有一個德兵從灌木叢中遮蔽得很好的洞中爬出來。他衣服襤褸，髮亂身髒。上來他似乎是發了瘋的。站立起來，向給受傷德兵上綑帶的亞沙那方面看一看，他向亞沙扔了一個手榴彈。以後發生的事深印在陶尼的心上。她看見手榴彈爆炸，亞沙的胳膊被炸掉了，彷彿只是用一段繩子繫在肩上的。她看見受傷的德兵被擲到空中，於是那第二個德兵便向她轉過身，對着她的方向扔了另外一顆手榴彈。

陶尼忙向前跑。「你這個笨！」她叫道。她看見德兵舉起手來，彷彿要遮着臉不受塵土，於是平倒在地上了。她身後什麼地方突然出現一個兵士，他的瞄得很準的子彈打中了目標。



「呀！他被打死了！」是從她心頭一閃而過的思想，正在這時候，有種東西沉重的打在她的頭上，她像小麻雀一樣成爲一堆倒下去了。她心底還潛伏着這樣的想法：「我的老母，嚙嚙而去却巨道的殷諾堪提。加夫里羅維奇，受傷的紅軍士兵，未寫完的給母親的信，德兵野蠻的臉面……」於是突然一切都模糊了。嬰孩陶尼似浮向下，向下落去。……

西洛夫少校看見德兵倒下去，手榴彈爆炸，使嬰孩陶尼倒下去的時候，神吟了一聲。他跑到她跟前去，抱起她，將她從戰場抱開。白亞德與夫……

「哦，可憐的人兒！」他低聲說。「可憐的小陶尼！」

幾天之後，陶尼恢復了意識，再過幾天，她又能說話了。今天她躺在病房裏，也就是她作大夫常常進出的病房。她在給她母親寫信。她在窗子跟前躺着。冬天已經開始了。最初的柔雪片蒙蓋着大地。時時看一看雪，她寫道：

「媽媽，這里人人都愛我。已經下了第一場雪。人家從前線帶來給我的不是花，却是松枝。它們發着怎樣的香味阿，媽媽……而且……」

這信是斷然不接的，但却直接從她心裏流露出來，熱烈而且坦白，正像嬰孩陶尼的靈魂一樣坦白。

### 三 政治指導員列夫琴科

政治指導員列夫琴科用輕快的步度穿過田野，向亞爾契夫少尉的地洞走去。在事情進行順利日子，他總覺得一身精神抖擻，用輕快的步度走路。今天正是這樣的日子：德軍被從N山驅逐走，他們的戰壕和地洞被亞爾契夫的隊伍佔領了。列夫琴科和亞爾契夫兩人間，有種默契的友誼。他們從來沒有談到過，但是他們每次相見時，總親熱的彼此相看望。

列夫琴科走下地洞，突然站住了。他原想只見亞爾契夫一個人，但却見到他被士兵環繞。他們正在討論。人人都參加了。年青的樂手薩沙·加沅諾夫正熱烈的辯論說，友

誼就一般論是很希有的，而且在多數情形中，一有危險的表徵，友誼便煙消雲散。各方面都對他攻擊。只有亞爾契夫安安靜靜的。他坐在一角，似乎在打盹。但是正在這時，他舉起手來，摸摸下頰，說道：

「在作戰時，除了我們對祖國必盡的義務之外，友誼是我們的最後一着。」「最後一看」這幾個字剛一出口，亞爾契夫便覺得不自在。他覺得他沒有將意思正確的表現出來，但是看見士兵們都很注意的聽着他，他便覺得心裏稍安，繼續說：

「我們的團裏有一個人。他是我的上司，當然我總服從他的命令，但是假如他遇了什麼事，我是要去救他的，而且並不僅因為我在責任上不得不這樣作。」

「就是在你自己生命危險時也這樣嗎？」薩沙·加阮諾夫用年青人單純而激昂的口氣叫道。

「我連這樣的念頭都不會有，因為我知道，若是我沒有盡力救我的朋友，我會失去我的自尊心！」亞爾契夫的脸面變紅的發了紅。

「他是一個很好的人！」列夫琴科想，並且就要加入討論，但是正在這時，薩沙·

加沅諾夫用更爲激昂的口氣叫道：

「我知道你指的是誰。政治指導員列夫琴科！」

列夫琴科向後引退，並沒有人注意到他，他便離開了地洞。

外面似乎更黑了。哨兵問過到第二道防線戰壕去的路，列夫琴科沒有帶着副官便向那地方走去，這是他絕不應該作的事。不久他便迷了路，誤入了樹林，而且在通到峽谷的轉彎處，突然被幾個德國兵撲上身來。還沒有來得及拿出槍，列夫琴科的胳膊便被倒縛起來了。

「糟糕！」是從他心裏閃過的思想。「被弄去從我刺探消息！瞎，我想連這我也得經驗罷。」列夫琴科平常在最痛苦的情況下也是昂不懼的，但是這時他的心不由的緊縮，喉頭發乾，拚命的想喝水。「這自然都很好，不過我要讓我們的人知道我處在怎樣的難境才是，」他想，並盡力要掙脫。

一個口袋扔到他的頭上，他覺得把他拾起來弄走了。

幾點鐘後他被帶進一間屋子，屋裏懸着地氈，窗被窗簾遮蔽着。一個頭髮向後平梳

的德國人坐在桌子跟前。他微笑着站起身來，並指着一張扶手椅，用俄語說道：

「請坐下，政治指導員列夫琴科。我們幾乎是老交情了。不錯的，你對我遠不如我對你有興趣。這是該受責難的。不過請坐下吧。我叫約翰米列爾。你記得這個名字嗎？不記得？有一件事情我們必須討論。你不這樣想嗎？你不願坐下嗎？在偉大德國的代表前面，你願意站着嗎？」

列夫琴科坐下了。

約翰米列爾的眼下現出小小的皺紋，但是他又微笑了，於是拉起窗簾來，說道：

「我給你看看我們怎樣訓練年青的新兵嗎？他們是你們的少年人。」

列夫琴科從窗子向外看。他可以看到一段鄉村的街道和「根種子」一個裸體的人被交叉的綁在柱上。

「那是你們的一個兵士，」米列爾說。「要拿他作活靶子，給新兵學習射擊。」

果然有一羣少年從一間小屋裏走出。他們總有二十來個人。從衣服看來，他們是職業學校的學生。最後出現的是一個德國人。他走到那些少年人跟前，指着被綁的紅軍

士兵，向他們滔滔的講了很久。

「他在向他們解釋人身上重要的地方，」約翰米列爾說。「你明白嗎？頭，心，胃。就我個人說，我寧願賭準胃。打中一個人的胃，他幻想他還在活着，但其實他準是死了。我們的名醫福蘭得里克大夫是很明白這個道理的。」

約翰米列爾叫着福蘭得里克的那個人從裸體的紅軍士兵走開，走到一個少年人跟前，放一隻夾福槍在他的手裏，並發出一個命令——題然是「開槍。」那個少年似乎縮成了一團，他兩面看望，於是突然扔下來福槍，平倒在地，並像出水的魚一樣翻動。福蘭得里克走到少年跟前，微微的彎下身，從腦後將他打死。

「好人！作得好！」約翰米列爾叫道，於是向列夫琴科轉過身，用滿有信心的口氣向他說：「事情是應當這樣辦的。你怎能想到別樣辦法？那不是一個男子漢，却是一個懦夫。男子漢得命令射擊的時候，他便射擊。你怎能想到別樣呢？我們把他們集起來，盡力使他們有點骨頭。你怎能想到別樣呢？不過你看看希特勒青年怎樣射擊。」

六個穿軍衣的惡漢從院裏跑出來。他們站成一行，一得福蘭得里克的命令，便對裸

體的紅軍士兵開了一排槍，於是急忙跑向前去「檢視重要的地方」。

約翰米列爾顯然看出了列夫琴科眼裏的怒光，於是他放下窗簾，翹一翹嘴唇說：

「你以為你們這些小子不願射擊紅軍士兵嗎？他們願的。他們不願嗎？你想會怎麼樣？我們要射擊他們呀。我們會從一百中得到一個。哦，哦，哦！不過那會是一個勇敢的……」

隔壁的屋裏樂隊歌唱起來。約翰米列爾似乎變了一個人；他的眼睛裏有種罪惡的脾氣，於是拋開一切外表裝出來的禮貌，他走到列夫琴科身跟前，扭扭他的鬍子：

「你呀！傻裝得已經夠了。」他顯然是要說「裝傻」。「我向你要求的並不多，我要你領我們的人到你們的戰線裏去，不過如此罷了。那你就自由了。怎麼樣呢？」他拿一把手槍放在桌上。

「他要殺我就可以殺我，不過我要打他的嘴巴，」是列夫琴科撲到約翰米列爾身上時，心頭閃過的思想。

門突然開開，三隻手抓住列夫琴科的肩頭。

「呀！」約翰米列爾銳叫。「給他上鞍轡！十五分鐘。不，十分鐘就夠了：我今天脾氣很好。」

2

門發着刺耳的聲音關了，列夫琴科被扔進一間半黑的屋子。他不能立刻辨別方向。從上面雷動的樂聲判斷，他認定他是在同一建築中，不過在較下一層就是了。幾分鐘後，他的眼睛慣於黑暗，他可以看出他是在什麼地方了。

屋子不很大，有幾個窗子，除了一個上有鐵條的之外，都上着護窗。彷彿怕有陷阱似的小心行動着，列夫琴科走到窗子跟前，抓住鐵條，用力拉一拉。鐵條在窗架上安得很結實。

「是呀，沒有法子從這裏出去，」他一面想，一面向暗黑的角落轉過身去，以便查看一下，但是突然他覺得兩手都黏着膠質的東西。他看看手掌，目瞪口呆的站住了；他的掌上全是血。列夫琴科看看鐵條，窗架，地板，牆和天花板——一切上面都是血。「這真能是人血嗎？」他恐怖的心裏想，於是不由的向窗架伸出手，用兩個指頭摸摸那凝



結的血塊。血顫動，正像煮過火的皮子。他全身顫抖，脊椎發涼，並露牙齒。「這不能是人血，」他自言自語，跑到黑暗的角落裏去。從兩個黑暗的角落，他看到緊靠門旁，幾乎就在門柱上面，有一個人的血手印。他活現的想像出一個流着血的人，盲目的向門衝去，失了方向，將手放在門柱旁牆上。：列夫琴科明白了在這屋裏受酷刑的不是懦怯的人，却是獻身祖國，品高心潔的人。

門開了，約翰米列爾由兩個兵士伴隨着走進來。

「呀，是你：我要是打擾，請你原諒。你還不願意說嗎？你是多麼奇怪的人呀！」他微笑了。「若是我在樓上對你有點無禮，請你原諒。給你看看我真是抱歉，我不讓你上十分鐘，却只上八分鐘的鞦韆。只八分鐘。不過你最好注意這兩個粗魯漢，」他指着兵士們說，「使他們莫使你上得時間長了。只八分鐘，」於是向兵士們解釋着什麼事，他向門走去，但又轉過身來，指着牆，天花板，和窗架說：「那是布爾雪維克的血。你明白嗎？你最好要合理。我爲你難過，你還年青，大概你有愛人，有母親。在你要：：的時候，你愛人的心，特別是你母親的心，要怎樣慌亂難過呵！」他用手橫在喉頭上

作個手勢，並發出老鵝似的叫聲。「我向你要求的並不多，——只是領我們的人到你們的陣線後面去。你可以相信我的話，沒有人會知道的。你可以說你迷了路，或者造一點別的藉口。」約翰米列爾看着列夫琴科的眼睛，突然旋轉過身來：「這樣的眼睛應當給擺出來，」他喃喃說。他砰的關起門，離開了屋子。

兵士們剝光了列夫琴科，開始分開他的東西。

「事情已經到了這樣地步，」列夫琴科決定，「他們在分我的東西，彷彿我已經死了！換了話說，我不會活着從這裡走出去了。噫，對這沒有辦法，但是在我還活着的時候，我要盡力多多給他們麻煩。」

兵士們把列夫琴科領到天花板上的環子跟前去，他們在環上繫了兩條手巾，一頭打上一個活結，在他的腋下套好。猛力一拉，他們把他懸吊起來。他們這樣作的時候，列夫琴科甚至微笑了。「他們這樣胡來是幹什麼？」他想。但是不幾秒鐘之後，他的頭開始發脹，眼睛要從前額迸出，他覺得全身痛楚。整四分鐘後，列夫琴科昏死過去了。他們把他放下來，在身上倒了鹽水，把他扔到一個角落。他甦醒過來的時候，手脚都不能

動了，頭好像是一塊鉛。

約翰米列爾又去看他一回。他用輕輕擺動的步度，活潑的走進來，剛還沒有進步，便說道：

「我們的鞦韆味道怎樣？我要得說，你不是能支持八分鐘的人。事實上，沒有人支持到八分鐘。四分差不多是最多的了。你還有四分。」

列夫琴科看看那兩條手巾。還有四分！苦痛的四分鐘！可怕的並不是那鞦韆，却是預料的情形：你又要被從腋下吊起來，你的頭又要發脹，你的眼睛又要從前額迸出來，一種受不住的痛楚又要傳遍你的週身。

「我明白你，」約翰米列爾輕輕擺動着身子繼續說：「吊起來是不愉快的。那麼，最簡單的事便是領我們的人到你們的陣線後面去，就可以算了。以後正像你們的農民們所說，他們會願上帝祝福你，而且沒有人知道你到過這地方來。下決心罷，」說完這話，他便離開屋子。

列夫琴科又受苦刑。在他被吊起的時候，有人用錐子刺進他的肩頭，又很快的拉出

來。血射到天花板上。他們扯他的胳膊，撕去他的腳指甲。但是他不言語。他們用橡皮棒打他，銀背上，在腎上打。列夫琴科仍然不言語。咬緊牙齒，他的眼睛只釘視着一個地方——他的流血的腳指。有一次他想起他的朋友亞爾契夫，他臉上輕泛着一陣微笑；於是又緊緊咬著牙齒，眼睛還看着他的流血的腳指。

第二天，約翰米列爾因為列夫琴科不言語，大發雷霆，發了這個命令：

「若是在三點鐘之內他還是混蛋一個，便拿他去當靶子！」說完他便走出去了。

列夫琴科被傾出到街上去，就被綁在頭天晚上綁那個紅軍兵士的同一根柱上。

正在這時，一羣人從一條偏街衝出來。他們穿着農民的衣服，配備着漆漆槍和手榴彈。他們一共有十四個人，迅速的一條線散開了。向發出樂聲的建築扔擲手榴彈。德兵從那可怕的屋子的窗子裏爬到街上來，我們的人迅速的用刺刀將他們完結了。

在十四個人中，政治指導員列夫琴科認得亞爾契夫少尉來。

#### 四 義高爾·亞爾契夫

在奪取N山之戰以後，重鐵聲，爆炸的地雷聲，機關槍聲，和受傷人的號叫呻吟聲停止了，沉默又統治了一切。太陽出來了，融化着柔毛似的初雪，而且爲了某種原因，春天似乎又回來了，人人都有一種輕舒愉快的感覺，不知從什麼地方飛來一隻灰色而略帶點紅的斑鳩，更將這種感覺加強了。它正落在短叢前面一枝赤楊樹枝上，並且將頭左右轉動，彷彿要估量估量周圍的情形一樣。

斑鳩！斑鳩！它所引起來的感情和烏鴉所引起來的完全不同。周圍的烏鴉是這樣多，而且引起這樣一種厭惡的感情：人一見到它們，便想將這種黑的刮刮叫着的鳥類就地消滅。但是落在此地的是一隻斑鳩，是一隻灰色而略帶點紅的斑鳩，它使人想起家裏的人，他們便動手給他們的家人寫信，並拿出妻子，愛人，和孩子的照片彼此看看。在前線，無論什麼時候戰事一停，人們總談到他們的家，他們的朋友，而且主要的談到他們親近的人——妻子和孩子。前幾天義高爾·亞爾契夫接到他的妻阿爾加從維耳吉村寄來一個明信片。阿爾加寫這一家裏一切情形都很好。義高爾的母親依克特里那·亞爾契夫作集

體農場的主席，義高爾的朋友伊里納生了一個兒子。義高爾原想當時就答覆他妻子的信件，但是不得不遲延，第一因爲他察出當時維耳吉村被德軍佔領了，第二因爲得到了要克復N山的命令。所以他將明信片藏在安全的地方，想在重回到地洞裏時再行作答。這時他走進地洞，在桌子跟前坐下，拿出一張紙，寫了第一個親愛的字：「阿爾加」：他被人打斷了。

政治指導員列夫琴科失蹤的驚人消息傳遍了戰壕。科里亞是第一個發現的人。他像平常一樣在天亮時起來，預備早餐，先叫少校，再去叫醒列夫琴科。列夫琴科並不在地洞裏面。

「我以爲他在少校那里過夜呢，」副官不知所以了，說道。

尋找開始了。

頭天晚上有人見到政治指導員列夫琴科在義高爾·亞爾哭夫少尉的地洞附近；以後見到他在離高卡亞谷不遠，兩團軍隊防地交接的地方；以後他在喬爾尼河向夜班哨兵說話；再以後便沒有蹤跡了。人人裏都有一種可怕的猜疑，這種猜疑被西洛夫少校說出來

了。冒着生命的危險，從德軍的自動來福槍下，他到了N山，找出義高爾·亞爾契夫，向他說：

「你的連部使我們丟了臉，」於是轉過身便走開了。

亞爾契夫在床上坐下，向自己哼着一首關於爾佐夫的歌。他輕輕的，憂傷的唱着，不和任何人說話，也不回答任何問題。人們看到他前額上的深紋，和他眼中茫然凝視的神氣。他坐在那里，順着歌的拍節搖動着，歌中述說爾佐夫怎樣想到從獄裏逃亡的意思。他用舊式的方法拖長唱那豎句，將手放在耳朵跟前，彷彿有幾個人坐在他前面也在唱着。每過一分鐘，他的臉便顯得越憂傷。

「他若繼續這樣是要死的，他的心簡直要炸裂了，」薩沙·加沅諾夫說，他是一個好樂手，也是一個很能幹的兵士。「我們要得振作振作他的精神。」

他們全知道義高爾·亞爾契夫和列夫琴科兩人的深交，他們全明白他的心是怎樣沉重，而且他們每人都想用自己的方法去幫助他的長官，可是都不知道怎樣作是好。薩沙·加沅諾夫到樹林裏去了。他也冒着生命的危險，從德軍的自動來福槍下，去採摘些

成熟的漿果，於是走進地洞，將黃金色的果子放在亞爾契夫的面前。

「你愛吃的東西：松鷄邊在啄食這些美異呢，」於是薩沙由衷的大笑一聲，希望用自己的歡快感動亞爾契夫。但是亞爾契夫依然繼續唱歌，順着歌咏蘭佐夫的歌調前後擺動着身子。

這是薩沙受不了的。

「那你就救你的朋友了！」他粗野的叫道。

亞爾契夫的眼睛閃動，他斜看了薩沙一眼。

「你想要幫忙我嗎？你可要明白，那可以把你可愛的生命犧牲了：怎麼樣呢？」

「蘇格拉底爲他的思想喪身。布路諾爲他的思想死在火柱上了。別的還有許多人，

」薩沙回答，誠心歡喜他的連長終於打破沉默了。

「哦哈！」亞爾契夫驚異的叫道。「要這樣，我們去罷！」

得到西洛夫少校的允許，並帶着機關槍手烏拉茲回去，他們當天晚上便走掉了，三天後便大胆進襲奧特那諾依村。



關於這次將臨的進襲，德軍已經得到了風聲。探兵報告說，兩天前有三個愛農民服裝的人，過了喬爾尼河，去拜望一個住在瑪里阿熱其村的農民伊爾奇佐夫。伊爾奇佐夫指給他們到隣村去的路，在那里這三個和另外六個人結合；不久以後，他們已經有了十四個人，還繼續前進。這件事報告給謀報部的首領約翰米列爾了，他便下令：「暫時不去管他們。人數再多的時候，我們去圍住他們。我們要照俄國很好的舊法子作——一網打盡。這是很容易的，特別因為農民伊爾奇佐夫是我們的人。」

但是不一會之後所發生的事好像是青天霹靂：十四個人掃清了參謀部，迫德軍逃跑，並用刺刀刺死了約翰米列爾。這種突然的大相的進襲，正來把德軍嚇住了，這是二點鐘後他們驚心一定，便派了一隊人去望亞爾契夫。但是已經太遲了，亞爾契夫和他所領的全體人已經穿過一片澤地，躲藏在那面的森林中，等待德軍來探問出來。於是德軍命令伊爾奇佐夫實行以前和亞爾契夫所規定的佈置；同時他們派遣十五個騎兵和五匹大獵狗到瑪里阿熱其村過去，因為知道在亞爾契夫回去時，是要從那地方經過的。

義高爾·亞爾契夫對這些事情一點也不知道。他並不知道那個斜視眼，小身材，好欺騙的農民伊爾奇佐夫使用什麼人的錢。

2.

向奧特那諾依村大胆的進襲，「從絞手爪裏」將政治指導員列夫琴科搶奪出來，使亞爾契夫大為高興，增加了他的胆量，他領着他的人從濃林裏一直到瑪里阿熱其村裏去。亞爾契夫好久以前便認識了伊凡·伊爾奇佐夫。幾乎前在亞爾契夫的父親還沒有死的時候，伊凡·伊爾奇佐夫常去他們村裏搜碎銅爛鐵。那時候他的父親說他：

「伊凡是一個吝嗇的農民，是一個卑下的小人，總想不費什麼得點便宜。」

就是這個伊凡·伊爾奇佐夫在瑪里阿熱其村首先遇到他們，並且自動的領他們到隣村去，也許是出於偶然，在軍事上真正慎重的義高爾·亞爾契夫，細心的估量他，但是伊凡·伊爾奇佐夫那樣情願的領他們到隣村；又那樣情願指示他們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遊擊隊；亞爾契夫提議在他回來時他要在籬笆上晒點東西，表示到瑪里阿熱其村去的路。上沒有敵人，伊凡又滿口答應；他又稱他「同志」——這一切使他的疑心安下一些。

「顯然他不是向家那樣卑下的野獸，」他決定，於是大胆饒着人向瑪里阿熱其柯去。

他在前面走，他後面是薩沙·加沅諾夫和烏拉茲，抬着用德軍大衣包裹起來的列夫琴科；其餘的遊擊隊殿後。義高爾·亞爾契夫心裏時時疑疑伊凡·伊爾奇佐夫是否靠得住。於是他就叫他的人停下，派一個人去偵察。偵察人總是帶着好消息回來。最後一次偵察人回來報告：

「伊凡伊爾奇佐夫的籬笆上晒的有東西。」

「來罷，我們前進，」亞爾契夫歡快的說。他已經想像到他們怎樣回到自己的陣綫，怎樣叫起西洛夫少校，並且看着他的眼睛說道：「取消我們這裏的恥辱吧，少校同志。」所有的人豈不都高興麼！義高爾再不能想別的事了。

他們極力向前進。

天晚了。濤地裏起了環味的霧，有三陣晚歸的野鴨落在湖面上休息，而且從遠遠的什麼地方可以聽到牛叫。

從聲音上亞爾契夫評斷牛是在德軍陣綫的對方叫，是在「我們的領土」上，而且不一會他們也就要「到家了。」最後他們到了樹林邊上，從那裏可以看見伊瓦伊爾奇位夫籬笆上所晒的東西。見到洗晒的東西幾乎使義高爾·亞爾契夫發出歡叫，像在黑暗中久居重見太陽的一樣。但是他約束住他自己。他聽到列夫琴科跟前低聲說：

「打起精神來罷，同志，我們不一會就到家了。」他想對他多說幾句話。但是正在這時，有着鷹眼的烏拉茲跑到他跟前了。他用手指着那地方說。「你看到馬頭和馬耳了嗎？」

他們看望，果然籬笆後有馬。亞爾契夫錯着牙齒下令。「回走！」亞爾契夫錯着牙齒下令。「我們還要辨到他上我的那個洞窟。」列夫琴科交給遊擊隊，「他命令。」烏拉茲，加沅諾夫，到這里來！他跪下，膝蓋將自動槍對準了籬笆。

加沅諾夫和烏拉茲也一排佔好了地位。遊擊隊一進入林間，亞爾契夫便下令。

「開火！」

馬嘶叫着立起前足，掙脫了。同時德軍從右手什麼地方不斷的胡亂開火。德軍隨意亂打，「打麻雀」，像他們在前線所說。從這樣隨便開火的情形看來，亞爾契夫得到結論：德軍沒有預料到進攻，却在埋伏着等待他們。馬匹在林間狂奔，兵士們在他們後面！「哦，但願有一桿機關槍把他們掃射倒！」亞爾契夫跳起來，想要更移近林邊以便更好對追馬的德軍的瞄準，但是正在這時，烏拉茲却拉拉他的袖子：

「狗，」他說。「大獵狗。」

一條笨大的獵狗，低着頭，像追獵東西的狼一樣，順着路猛進。它像彈丸一閃似的從亞爾契夫，烏拉茲和薩沙加沅諾夫的身邊過去。它順着遊擊隊所走的方向很快的向前去。烏拉茲把來福砲放到肩上，但是亞爾契夫制止住他。

「讓我來。我是一個獵人。我是這樣打免的，」他於是瞄準開了火。

大獵狗跌了一個筋斗，平倒在路上了。

「這一頓打得好！」亞爾契夫得意的叫道。

但是第二匹大獵狗已經緊跟着第一匹前進了。義高爾把它也打倒了。第三匹很快的從村裏飛奔來了，他低聲向烏拉茲說：

「趕快去追我們的人，並警告他們。狗比德軍還要危險。還有，告訴他們到留須基諾去，從那里走過去。」

烏拉茲用盡兩腿的力量，趕快跑進森林去追遊擊隊。同時薩沙比貓還要活潑，爬上了松樹杪——這是他絕不應該作的事——以便對德軍射擊幾槍，但是他自己却中了一彈。他像死鳥一樣發出沉重的聲音落在地上了。

「薩沙！」亞爾契夫向那地方跑去；叫道，同時他看到有第三匹，第四匹狗順着道迅速的跑去。一兩秒後，很快的接連響了兩槍，亞爾契夫明白是烏拉茲放的。「薩沙！薩沙！」他把孩子的頭拖到膝上，低聲說：「薩沙！」

紅軍兵士的身體越來越沉重，他的頭倒向一邊，嘴角流出血來，流到下頰，衣領，和上衣。

「薩沙！」義高爾亞爾契夫又叫，並像搖醒熟睡的人一樣搖動他。看見他是無法救

濟的了，義高爾·亞爾契夫哭起來。

天已經完全黑了。槍聲全停止了。像平常一樣高大的德國人的喧嚷聲突然從村裏傳來。有人在罵着別人。聲音越來越近，亞爾契夫知道德兵是到松樹跟前來的。他舉起薩沙的屍身，從濃暗有刺的矮叢中勉強前進，把尸身運進林裏。薩沙的尸身他覺得沉重得很，亞爾契夫想：

「人死時……多麼沉重呵！」

這時他失了足，撞到一棵死樹幹上，用手周圍一摸，發現自己在深谷的邊上。他下到谷底去，很快的用常常帶着的小鏟掘了一個墓，他把薩沙放進去，蓋上土。

德兵的聲音越來越近。

義高爾·亞爾契夫踉踉跟跟前進，也不知道是什麼地方，但却知道要找到遊擊隊所走的路是無望的，而且盡力躲避德軍全靠他自己了。他從倒掉的樹上爬過，勉強穿過矮叢濃生的山谷，直到他到了一片開闊過的地方，他才記起他把被子彈打壞的自動來福槍，留在松樹跟前了。他恐怖了，正像多年前有一次，他還年少的時候，離開成人，在林間

迷了路一樣。那時他爬上一棵樹，用繩繫住自己，坐在那里整整兩天沒有出聲，以免引來野獸。現在沒有了自動來福槍，他覺得同樣的恐怖。他的手槍是帶着的，但是裏面只有五粒子彈了。他極力細心的找路大步前進，腳下的樹枝折斷，微微有一點風，他便驚恐。他按照自以為同一方向前進，但是在他失了足，撞倒死樹幹上的時候，他才明白他像受傷的兔一樣在繞着圈子行走，而且爲自己的昏亂生自己的氣。

「你還自命是獵人哩！你的頭腦把你所知道的事情完全忘記了！來罷，盡力想一想你怎樣尋找方向！那里是南方？那里是北方？」他在一棵杉樹下彎下身，用手去摸蕁苔蘇的時候，他甚至對自己叫囂起來了。他知道苔蘇僅在北面生長。找到苔蘇之後，他決定那里是北方，並明白了他所要走的方向。於是他大胆的起身，向他的生地維耳吉村走，這村離瑪里阿熱其村不過十五公里罷了。

他毫不遲疑的從林裏走出到田野，在那里停住了。不甚遠，大概離他不過十公里的地方，天空全發了紅。一切都指示出來一處村莊失了火——火焰舐着天空，發出濃煙來，而且那樣的烟表明所繞的是茅草屋頂。



「我不知道那是不是我們的村，」他心裏想，並加速脚步。

但是他走完樹林的時候，天已經亮了。再向前走是危險的，所以他決定藏到草堆裏等到天黑。他爬進草堆，溫暖起來，不久就睡熟了。

說俄語的人聲使他醒來。他頂細心的用手弄開一點草，向外窺視。

一羣約有三十個人從通到林間的路走來。他們全有斧頭插在帶上。有兩個拿着鋸。依普通人的眼光看來，他們是伐木的人。但是義高爾·亞爾契夫的眼睛是注意小節的，他看出鋸鋒並沒有用什麼裹起來，可是伐木的人總是用碎布或麻布將鋸鋒裹起來的。還有，他們沒有一個人背着皮袋。

「哈，好了！他們是……」他低聲自言自語，從草堆裏爬出來。他在伐木的人中認出農業指導專家柳賓來。

「柳賓！斯提盤·依果羅維奇！」他高叫，並走到他跟前去。見到亞爾契夫使柳賓這樣吃驚：他站在那里一動不動，說不出一個字來。

「你好嗎，同志？」亞爾契夫說，一面看一看別的人；他認出幾個他自己村裏的人

，向他們擠擠眼：「你們作起和平工作來了！不過我的母親在什麼地方呢？」他突然對着柳賓說。

「你的母親？依克特里納·彼得羅夫娜嗎？」柳賓深嘆了一聲，指着火光漸漸滅熄的天空說：「你看到嗎？那是我們的村維耳吉。」

「是的，不過我的母親呢？母親在什麼地方呢？阿爾加，她在什麼地方呢？」

柳賓很久默然不語。別人也默默站在周圍，低着頭。

「母親在什麼地方呢？」義高爾·亞爾契夫粗魯的從肩頭推動柳賓。

柳賓從身旁一人的帶裏抽出一把斧頭，用指頭試試斧刃，將它遞給義高爾·亞爾契夫，說：

「拿着它，義高爾！」

一切都明白了。亞爾契夫靠着露濕的草堆站了很久，眼睛裏又現出茫然凝視的屏氣。柳賓觸一觸他的肩頭：

「阿爾加留下沒有走，但是你母親的仇要得報，義高爾。」

亞爾契夫皺起眉頭，向柳賓轉過身。

「我今晚要得到瑪里阿熱其村去……我要看望一個「同志」，好一個「同志」！以後我們要和我們的人取得聯絡。政治指導員列夫琴科是和他們在一塊的。」

他們繼續前進，深入了樹林，輪下不安穩的睡了一覺。晚間留下其他人在原處，他們有三個人出發到瑪里阿熱其村去。

「伊凡伊爾奇佐夫住在那邊的茅屋裏。我若沒有錯，柳賓同志，你是說德語的。你忘記了嗎？不要緊。裝作會說就是了。」於是義高爾·亞爾契夫向第二個同伴轉過身，他是名叫保里索夫的集產農村書記，說：「你裝翻譯人。你翻譯說這個德國先生」——他指着柳賓——「要找遊擊隊在什麼地方，所以他穿得像農民一樣。把我的那個「同志」叫到街上，把他領到河跟前。」

保里索夫走到茅屋跟前去，輕輕的扣門。一個窗子開了。一個老婦人向外看望，大罵了他們一頓。

「你們在睡裏到處爬幹什麼？他睡着了。」

柳賓用裝作是德語的口氣喃喃的說了點什麼。保皇索夫翻譯道：

「濕耐夫先生要見伊凡。他要找遊擊隊。這不干我的事，我更能……」

老婦人就要對他們惡語相加，但是伊凡·伊爾奇佐夫已經走到門廊，像一個十分有把握的人一樣說道：

「當然。我知道從什麼地方找他們。……我……我……媽的，我是能捉飛鳥的人，」  
他誇口的繼續說。「要我作的事我就作。昨天還有人要我指示給他到奧特那諾依村去的路……」

伊凡·伊爾奇佐夫獨自喃喃着，領着路。但是當他走到喬爾尼河，到了渡口的時候，他突然停住了，彷彿變成了石頭：義高爾·亞爾契夫手拿斧頭在他面前站着。

## 五 伊克特里納之被殺

不僅在她自己的村維耳吉，在全區裏是人人都認識她的。她面頰發紅，又高又壯，但她尤其是活潑的，記性好，心又純潔慷慨。伊克特里納從來沒有作過違反良心的事，無論爲什麼人都沒有作過。

「伊克特里納是你可以信靠的婦女，」一班人說她。「在田地裏工作沒有人趕得上她，開會的時候，若要表示什麼意見，總是她來作，而且她並不吞吞吐吐。」

「是呀，她是一個活躍的婦人。」

實在的，她在開會時說起話來的時候，她的聲音響亮，逃避工作的人最好留神：她會使任何人面紅耳赤，無論他是一個樸素普通的集產農村的農民也能，是一個地方當政的人也能。

所以當地的農業指導專家，性情安靜的柳賓將她叫到一旁，低聲向她說。

「伊克特里納·彼得羅夫那！你是一個有才的婦女！你從鄉土中來，你的腦子像是最肥沃的黑壤：一播種，你會得到怎樣的收成呵！但是……」他用更親近的口氣說：「你總得永遠斥責人，永遠跑到一切人前頭嗎？你比其他的人都需要得更多嗎？」

「更多，」伊克特里納回答。「我有三個兒子，四個女兒。」

「你最明白，」柳賓粗魯的回答，於是微微彎下身，向前走去了。

「真理會戰勝一切，你記住了，農業指導專家同志，」她在他的身後說。

當許多男子——伊克特里納的三個兒子也在內——應徵入伍，也被徵的集產農村主席，得了全集產農村農民們的同意，宣布說：

「你有權作主席。使旗幟飛舞吧，伊克特里納·彼得羅夫那。」

從那時起，伊克特里納便掌管集產農村的事務。

「他們選了一個……很好的人，」柳賓喃喃抱怨說。「那樣的女人只應生孩子！」

「我們這位農業指導專家是一個……很好的人，」伊克特里納用同樣玩笑的口氣說

他。「那樣的男人只應亂彈芒達林！」

但是一到田地裏去的時候，他們總是互相幫忙的：柳賓不善於向集產農場的農民們說話，伊克特里納缺乏農業指導專家柳賓所有的知識，所以她常勸告集產農村的農民們：

「他的手像姑娘的手一樣纖細，算不了什麼事情。他明白他的工作：他在田地裏是一個藝術家，你們應當聽他所說的話。」

有一天陰雨的早晨，德兵突然進攻維耳吉村。大部份的軍隊到村右手去了，留下四十個兵和一個加爾·克勞司在村裏。這個克勞司用鞭把打着肥腿肚，巡視集產農村，對田地看了很久，於是使舌頭發出輕響，向翻譯人紐曼說了什麼話——紐曼是一個面色灰白，舉動神速的神經質的人。紐曼向克勞司恭敬的鞠了躬，於是向剛從倉房裏走出來的伊克特里納轉過身，叫道：

「這一切——田地，樹林，河流——都很使克勞司歡喜。唉，怎麼！」

「我也這樣想呀……」

「你要知道，允許給他二百公畝土地，和耕種土地的人，當然都是俄國人，給他耕種這些土地。」

「那有什麼呢！允許總是不兌現的，」伊克特里納譏笑地回答。

「是呀，是呀！他很歡喜，」紐曼叫道。

伊克特里納憂鬱的從村裏走過。她的心痛苦的緊縮，彷彿流着血一樣。在集產農村的辦公室前面，她在一段木頭上坐下來。

「那樣一個豬却要收穫我們勞力的結果，」她自己想。她振起精神，到家家去輕敲窗子，告訴主人傳達命令不要出頭工作。

那天晚上，維耳吉村的居民在集產農村的辦公室前被圍起來了。他們是被一隊武裝兵士圍繞起來的。克勞司看來和以前一樣整潔，由翻譯人紐曼陪伴着，在門廊上出現了。克勞司對集產農場的農民細細看了很久，唇上現着微笑，於是聳聳肩頭，向紐曼說了什麼話。紐曼很樂的說道：

「克勞司抱歉他不能說俄國話。他是很歡喜你們的，將來也永遠歡喜你們。但是你們一定不能逃避工作，穀子得打了儲藏在倉裏。」

集產農場的農民默默的聽着，眼睛老看着地。在這種緊張的沉默中，伊克特里納挑戰的發出響亮的聲音：

「是的，他歡喜我們，像狼歡喜羊一樣！不過我們可不是羊！」



紐曼把伊克特里納的話翻譯出來。克勞司身上發了一陣抖，他的臉面變成鉛色的了。他勉強微笑一下，向兵士們發了命令。兵士們立刻準備好了來福砲，還有一架機關槍也從院子裏推出來了。農業指導專家柳賓爲要打破這種威嚇的空氣，叫道：

「穀子嗎？穀子當然是要打的。誰拒絕作這樣事呢？就是伊克特里納·彼得羅夫那

……」

克勞司揮動鞭子。兵士們放下來福槍，機關槍也推走了。克勞司無力的將兩掌一合，讚許的向柳賓點點頭。他這樣作的時候，農業指導專家亦經驗到一陣惡心欲嘔的感覺，彷彿他打了一個無依無靠的孩子一樣。

但是第二天早晨依然沒有人出頭工作。頭天晚上散會的時候，伊克特里納走到農業指導專家跟前，前，搖擺着身子，彷彿要打他耳光似的說：

「要我向你的水罐裏吐唾沫嗎？這是還不夠的。你這個老廢物！」

「加提亞！加提亞沙！」農業指導專家拍拍她的強壯的肩頭，她可以看到他的手是怎樣顫抖。「你果真要他們把我們像一羣傻子打死嗎？我們要得想法怎樣從這種環境中

逃脫。怎麼辦呢？你下命令給我們！」

「把一切都燒了！把堆穀都燒了！若是你不作，他們是會作的，」伊克特里納指着民衆們說。「若是他們不作，我的女兒們會作的，若是我的女兒們不作，我要自己試試這工作，把穀子放火燒了。」

人人都和她同意。

克勞司明白了一切事都得靠伊克特里納決定，當晚他便到她家裏去，仍然帶着自滿的微笑，相信他能夠使這個「頑固婦人」講理。

伊克特里納對於他的來訪並不吃驚；她是料到了的，所以頭天晚上她告訴女兒們藏到林間去。克勞司來時，她已經備準好了。

翻譯人紐曼說：

「克勞司要把穀子打了。」

「沒有你，我們也知道怎樣處理我們自己的穀子，」她反嘴說。克勞司大氣。紐曼

又翻譯說：

「克勞司先生說，屬於你這個村的地，田野，樹林，堆着的和倉裏的穀，牲蓄一切，都歸他有；這是領袖希特勒賜給他的。」

「他先自己播種，他所收得的東西，他都可以拿來送禮，」伊克特里納回答，於是向窗子轉過臉去。

克勞司用鞭把輕輕的敲着他的胖腿肚，於是揮起胳膊，便鞭打伊克特里納的臉。她的面頰上噴出血來。克勞司從屋裏跑出去，在街上向翻譯人叫道：

「使她屈服！不要把她殺死，不過使她服從！先使她服從，再把她結果。」

約一點鐘後，紐曼又由兩個兵士陪伴着回來了。他將一張紙放在伊克特里納面前，粗暴的說道：

「喂！你這個悍婦！在這上面畫押。我們再不向你要什麼了。」

伊克特里納看一看紙——原來是一道要集產農場農民們工作的命令。

「我沒有寫這個命令，所以我也用不着畫押。」

「這對你更糟。你要自覺羞辱的。」

「爲什麼我要自覺羞辱？」

「你是作母親的，我知道你有女兒。」

從伊克特里納的唇間發出壓抑不住的呻吟，她在一張凳上坐下，深思的向窗外看望。她心裏只有一種思想：「我的女兒們想法逃開了嗎？」

「畫押就完了，」紐曼說，把紙堆到她跟前。

伊克特里納拿起紙來，又向窗外看望，她心裏所忙的還是同一思想：若是她們想法逃開了，我知道怎樣應付這個東西。

紐曼看出伊克特里納心裏這樣掙扎，他變得更爲盛氣凌人了。他走到伊克特里納跟前，用軟而無力的手輕輕拍拍她的肩頭。

「唉！唉！爲什麼你要關心那些堆起的穀子呢？你的女兒們對你比什麼都珍貴；你是她們的母親呀。我也是作父親的人了，我的孩子們對我比地上一切都珍貴。事情是這樣的。現在畫押吧，要不然，你的女兒們便不敬重你了。」

伊克特里納滿心鼎沸。

「我們教女兒尊敬誠實的人，輕視懦怯的人，特別輕視你這樣的耗子！」她將那一張紙揉成一團，扔到紐曼的臉上。

「你這個發瘋的傻子！剝了她的衣服！」他向兵士們叫。「剝了她的衣服，把她趕到街上去。」

兵士們顯然知道希望他們作的是什麼事。雖然命令是用俄語發的，他們也撲到伊克特里納身上，撕去了她的衣服。他們用骯髒的衣抓住她，扭她的胳膊，擰她，用拳頭在背上打她，在她的濃厚頭髮散開，披垂在裸背上的時候，紐曼將頭髮燒燃了火。

「我要使你像煎魚一樣發出煎煮的聲音來，」紐曼叫道。

伊克特里納咬緊牙齒，默然不作一聲。

夜間全村都突然聽到令人心碎的叫喊。叫喊是從伊克特里納的茅屋裏發出的。它順着各家的屋在冷的夜晚空氣中傳來，使人們從床上驚起。他們從屋裏跑出來，威嚇的握着拳頭，聽着伊克特里納的叫喊。

「他們在使她受苦刑，」他們說。「他們在使伊克特里納受苦刑。豬！」

不再聽到伊克特里納叫喊的時候，全村男女老幼不等待上面的命令，默默的拿起很少的東西，到樹林裏去了。

在濃密的矮叢中，在第二天破曉的陽光中，農業指導專家柳賓和書記保里索夫用氈子包了伊克特里納的尸體運到那里去。她的肚子上有大開着的刺刀傷。她的頭髮被燒了，在頰上有鉛色的鞭痕。

他們在赤楊樹下掘了她的墓。

有人釘起一個棺材來。沒有流淚，他們把伊克特里納放進棺材裏去；而且默默的，沒有流淚，他們將棺材放進墓中，掩了土。

農業指導專家想要說什麼話，可以牽動他們心絃的重要話，但是看看他們的臉面，他覺得也不用說什麼了。

「他們殺害了她，我們怎樣爲她復仇？」

這以後，他們每人從伊克特里納的墓取了一撮土，從農林裏，從濕地上，向他們的兄弟，姊妹，兒子走去。……

太陽向外窺望了。它融化了赤楊的黃金色下垂的花。花上有水滴下落，彷彿赤楊在伊克特里納的墓上流淚一樣。

那天夜裏，配着銳斧，由農業指導專家柳賓領首，遊擊隊突襲維耳吉村，消滅了全部的德軍。他們從各方面將村子縱火燒了，於是跑得無影無蹤。

## 六 荒野中的人

### 1

德軍的陣線動搖了——敵人拋棄武器和火藥向後退却，留下來一大片荒涼的土地。德軍平常為每個村莊，每個市鎮，每個高地，都頑強的戰鬥，但是他們現在却勢如崩土の後退了。不久，在三十六天內換了幾次手的著名的N山，便被他們放棄了。在山終於被佔領了的時候，戰壕的一面牆上有用不高明的俄語所寫的話：「同志們。打擊希特勒和他那羣渣滓，重重的打擊他們。」從這種文字人人都知道希特勒的精銳強盜已被消

滅，他不得不徵召他不能完全信靠的後備兵。人人唇上都現出微笑，於是他們緊追敵人，將他們從我們的田野，樹林，村莊，和城市巾趕走；我們的城市，村莊，樹林和田野，原先看來是可怕而含着敵意的，現在却突然有了歡樂友愛的外表了。

今天西洛夫少校決定到前線去走一走，到沿途的團與師裏去一下，並看看前線上的幾個老朋友。

「我只帶着烏拉茲，我很歡喜這個孩子，」他說。

「他遇了什麼事？爲什麼他那樣默然？」

「他必裏在想着什麼事。他失去了義高爾·亞爾契夫之後，總就是那個樣子。他是一個很好的孩子；直率，坦白。」

「順便問一問，你有什麼關於義高爾·亞爾契夫和列夫琴科的消息嗎？」少校聳聳肩頭。

「我只知道有一個遊擊隊在敵後非常活動。從他們大膽的進襲和從某些方面所得的消息評判，這個遊擊隊一定是亞爾契夫和列夫琴科那樣人領導的。不過這只是我的猜想



。我以為他們若還在活着，他們一定會想法給我通消息。」

烏拉茲在車上和少校並坐。極面容憂鬱，總是不安，焦慮的左右打量着。他們到了喬爾尼河的時候，他半站起身來說道：

「就是這地方。……少校同志，我們和亞爾契夫同志過河的就這地方。那時候河還沒有凍，我們是游泳過去的。水涼得很，冰涼，像火一樣燒肉。是呀，就是這地方。」

少校向他轉過身，於是將手放在烏拉茲的膝上，低聲說道：

「烏拉茲。你的朋友會出現的。你不要把我們想壞了；我們全相信你，我們全相信若是你的性命能救亞爾契夫，你是會犧牲生命的。我們知道。」

烏拉茲探詢的看着少校，也低聲說道：

「我並沒有拋棄他。他命令我去追趕抬着政治指導員列夫琴科的遊擊隊。他告訴我去警告他們有大獵狗。德軍用獵狗追趕我們。像是狼一樣的獵狗。我趕快去追遊擊隊，但是突然我看見兩條大獵狗順路跑來。我將來福槍放到肩上，把它們先後打倒。我追上遊擊隊，把命令我的事都告訴了他們，走到政治指導委員列夫琴科跟前和他說了再見，

便連忙回頭跑……但是我沒有找到亞爾契夫同志。」

他用很長的時間說到他怎樣過河回到我們的陣線，而且顯然有種事情沉重的壓在他的心上：烏拉茲害怕沒有人相信他，這種思想使他痛苦，但是最使他痛苦的，却是他遺失了他的朋友。

「莫要喪氣，」少校說，「也莫要得罪我們：我們是相信你的，烏拉茲。」

烏拉茲伸出手來，但是立刻又撤回去，顯然記起來他不過是一個普通兵士，西洛夫却是團長。但是西洛夫微笑着伸出他的手去。

「放高興些，烏拉茲。」

2

滿是戰痕的田野上薄薄的蒙着一層雪衣，陣陣的風惡狠狠的從上面吹過。砲彈，地雷，戰壕，地洞，防坦克的溝，炸彈炸的洞，都在地面上留下痕跡來。

村是在山上的。被燒焦的赤楊樹變黑了。正當的說起來，已經沒有村了，所剩餘下來的只是荒涼聳立的半毀的烟突，和從廢壁上弄下的一片犁掛在燒焦的赤楊樹上罷了。

每早黎的鏗鏘聲喚醒人去工作，孩子去上學，晚上的聲音似乎是請人們去休息。村所餘留下來的只有這一點東西了。……陣陣的風從荒涼破壞的街上吹過，使燒焦的赤楊樹發出不和諧的聲音來。

若是兩旁的荒堆還可以稱為街道的話，西洛夫和他的同伴算走完了這條街道，他們的腳時時碰到彈片，子彈殼，被毀的車輪，和打壞的德軍頭盔。……在一方面一個窪下的地方，有一長行十字架。幾乎每個十字架上，看來像是一個頭一樣，都有一個變黑的，打壞的，被子彈透穿的德國頭盔。

西洛夫少校站在一個小山上面。風吹着他的灰色大衣。西洛夫看着被毀的農村，滿是戰痕的田野，滿是十字架的窪地，和變黑的赤楊樹。

少校正要說話，但是這時有一個人頭從一處地洞向外突露了一會。他所能看到的只是那個人眼中的恐怖神氣。那個人臉上長了多天未剃的鬚鬚，頭上戴一頂自家作的粗布帽子，却是他以後才看到的。

「誰在那里？」烏拉茲站在地洞前叫道。

風的狂號，燒焦的赤楊樹發出來的憂傷孤獨的聲音，是唯一的回答。烏拉茲拿出一顆石榴。

「誰在那里？」烏拉茲又叫，彎下身去。

悶聲的半被壓抑的孩子的喊聲從地洞裏發出來。人頭又露出，這一次可以看到這個人的臉上滿是小小的皺紋，有一隻眼是斜視的。他將烏拉茲拿着手榴彈的手推到一旁，莫知所措的站在那里，張着嘴，憂傷悵鬱，於是突然高叫，用雙手打着消瘦的肋骨：

「哦……哦……我們的人！唉唉！我們的人！」於是向灰堆轉過身，他用最高的聲音叫道：「我們的人！」樂得制止不住自己，不知道先作什麼是好，他在我們周圍跳躍，摸觸我們，總是反覆說：「我想是他們呢！……不是，是我們的人！……我們的人！……我們的人！」

「你是誰呀？」烏拉茲打斷他的話問。

「我嗎？我是……這所房子的主人，」他指着灰堆說，於是無精打彩的，彷彿完全沒有了生命一樣，用幾乎難以聽到的聲音說道：「房子！房子。一根棍也沒有留下來。」

……給你住的房子。是呀，」於是他將大衣在周圍拉緊，因為寒冷的風和自己的感情發着抖索。「你知道，……我有一個兒子，他名叫普山佐夫。他善於算數！全村人都來找他——給算算吧，華司亞！兩秒鐘他就算好了。這是在他還很小的時候。以後他到那地方去了——那敵人的地方——到莫斯科去了。那是他去的的地方。教授。我的兒子。……蘇維埃政府成就他的——是蘇維埃政府。於是這些狗東西來了：「將蘇維埃的政權揀上德國的快樂」。是嗎？快樂？這是他們的快樂，」他惡狠狠的踢着灰堆。「我們生藩。我們工作。我們用我們的手建築，他們一來，全給燒掉了。好個「德國的快樂」！」

西洛夫少校走到他跟前去，並真摯的擁抱着他，吻他。於是轉過身去，他說：「多大的風呵，」他偷偷的揮去湧到眼裏的淚。

老普山佐夫站了一會，看着西洛夫，不明白是什麼意思，於是突然面容煥發：

「吻我。我可好了！吻我。我。呀！爲什麼，爲了什麼呢？」

西洛夫告訴他說，他認識他的兒子數學家普山佐夫教授。他隱瞞沒有說的是：幾月前，在爭奪N山的戰役中，政治教導員普山佐夫受傷死掉了。西洛夫沒有提這事，他走

到普山佐夫父親跟前，擁抱他並又吻他。

普山佐夫顯然有點懷疑了。他細細的看了西洛夫夫好久，於是低聲說道：

「他有些時候沒有寫信了。不過，當然的，德國人在這裏統管我們有兩個多月了。

……也可能在什麼地方有寄給我的信。不過，爲什麼你站在這裏受冷呢？到我的屋裏來罷，」但是他立刻想起來了。「屋子？沒有屋子了。……」於是他指着地洞說：「那里是暗黑的。我們像荒野中的人一樣。這是我們所處的境况。不過莫要煩心。我們要把那些獸趕出去——我們接着就要工作！我們要重新建築一切。」

在他們談話的時候，別的人從不同的方向走來。他們胆怯的行近，但是他們一看出新來的人是誰的時候，他們的眼睛明亮的發光，有人嘆息一聲說：

「終於來了！你們終於來了！何等的安慰！沒有你們在，他們在這里什麼事不作呀

！」  
「鷄，他們可歡喜鷄。他們一見到一隻鷄，便立刻抓過來，放進罐裏，和燒酒一同喝下去了。」老普山佐夫打開上衣的扣子，彷彿熱了，向地洞走了一步。「事情就要變

好的。我們從來不喪氣，這是我們的法寶。我們會度過難關。全村只有一隻雞沒有被他們大嚼。我們會度過難關。彼特加！」他向地洞裏叫。「出來，讓我們看看你們的美禽。來呀！」

一個年約六七歲的小孩，也衣服襤褸，眼裏現出驚恐的神氣，從地洞裏爬出來。他抱着一隻雜色的雞。它頸上縛着一段藍絲帶，還有一段縛着它的腿。這孩子還沒有到我們跟前時候，以前的房屋的主人們已經將他圍住，並將雞傳遞起來了。他們撫慰它，叫它親愛的名字。

老普山佐夫快樂的微笑着，敘述說：

「這隻雞是真伶俐。沒有這姊妹們同樣的命運。天一亮，它就到田地裏去了，晚間它便回到地洞裏我這裏來。這隻雞懂得一點事——不要落到德軍手裏，不然你要被他們大嚼。這是村裏留下來的惟一的一隻雞了。我們留作種。你這個伶俐的小東西，」說着他親熱的撫摸小雞。

周圍的人用最溫存的名字呼喚小雞。只有一個女子獨自站着，兩手放在腋下。她總

有二十五歲左右。她的濃重的眉毛微微皺着，襯着她的大而憂傷的櫻色眼睛。兩頰上的羞紅似乎有隨時泛滿全臉的形勢。她的全身似乎流露着母性的美德。

她走到西洛夫少校跟前，她唇上的微笑使她的臉面顯得更溫存，單純，可愛了。

「若是我沒有錯誤，你一定是西洛夫同志吧？」

「是的，」西洛夫回答。

人人頭都向他轉過去。婦人向他伸過手去，他熱烈的握着。

「我們要表示我們的感謝。……還有一件事我要請問，義高爾在什麼地方呢？你知道吧，義高爾·亞爾契夫？」

烏拉茲跑到她跟前去。

「你是阿爾加嗎？」他叫道。「是嗎？阿爾加？告訴我嗎？你是義高爾的情人嗎？是嗎？」

「是他的妻，」阿爾加溫存的回答。「我們以前是情人，但那是在結婚以前了。現在我是他的妻。怎麼樣呢？」



西洛夫少校領她到一旁，和她談了幾分鐘。

以後他向周圍的人說了再會，進了車，離開了。……很久很久他還看得到那燒毀的鄉村，燒焦的赤楊樹，和襤褸的凍得半死的人。

「回到職權。回家去，」西洛夫少校說。「我們得使他們賠償。」

## 七 人生

1

古爾耶夫——這個地名就可以使人想到沙堆，高的草地，和一眼看不到邊的橄欖色，幾乎黑色的曠野。純粹巴須吉爾和卡爾米克種的駿馬在豐富的草場上吃草，還有營養豐富的牛羣。

烏拉茲是杏形眼睛，略帶一點金黃色，在一九一八年降生——他便是從離古爾耶夫不遠的這個地方來的。他只略解俄語，但是他聰明好問，有用不盡的精力，而且有要熟

練一切的決心。

在他還不過七歲的時候，他的父親照着祖先的習慣，將他放在光着背的馬上，打了一鞭，使馬在大草原上飛奔。馬狂奔過沙堆，穿過高草，總想將沒有經驗的騎者從背上摔下去。但是烏拉茲緊抓着馬鬃，像水蛭一樣不放鬆，一直到了另外一羣駿馬跟前。到這里，看馬師人將烏拉茲從馬上抱下來。

「你會成一個健壯的少年，」他說，「一個真正的男子漢。」

而且正是成了一個健壯的少年，一個真正的男子漢，他來到西洛夫少校的團裏。烏拉茲請派他作一個機鎗槍手。

「大草原訓練出好眼睛，」他說，「很好的眼睛。在那遠處田野裏發生的事，你可以看到嗎？你看不到？我却看得到。大草原訓練眼睛看得很遠。」

不久他的俄語便說得很好了。在操後閑暇的時候，他閑遊到林邊去縱目觀覽遠處地平線的時候，總有人向他叫道：

「烏拉茲。進來坐一坐，看看我們。給我們說個故事，或者給我們唱個歌。」

他就向他們說到海洋，說到飛沙的風暴，怎樣捕魚，怎樣訓練馬，要不然就爲他們唱歌——歌是悲傷而且動人的。有一次，他告訴他們，他的人生夢想怎樣被打得粉碎了。他正在讀書，從中學畢了業，決心想上阿斯特拉罕漁業學校。

「我愛捕魚。不是用竿，却是用網。有趣味極了！你把網放到海裏，捉起許許多多的魚，五千到一萬蒲打的魚！多有趣！網簡直給魚擠破了：進一根棍子去，棍子會直立着。我們唱的是多好的歌呵！這個歌只有很少很少的字：「拉起網來，起來，起來，唉，唉，」只有這些個字。不過人人只按着自己的拍子唱。一個唱「拉起網來」，另一人唱「起來，起來」，第三人唱「唉，唉」。全體合起來好像是海洋起伏的樣子。裏海！好海！全世界再沒有像它一樣的了。」

「你打賭還有這樣的海，」別人回嘴說。

「沒有。全世界上再沒有像它那樣的海了。它是那樣美，而且在風平波靜的時候，是那樣迷人，尤其是太陽沉落到浪下的時候。但是在暴風雨正盛的時候，要坐穩了，不然它可以將你撕裂。它是這樣的海。」

烏拉茲在作戰時受了幾次傷，但是他從不離開他的機關槍一步。最近有一次作戰，他腿上受了傷。隣近一個崗位上的機關槍手跑到他跟前。

「烏拉茲，」他問，「我能幫你什麼忙嗎？我幫忙你脫了靴子嗎？」

「莫要費心。若是你幫忙我弄靴子，你的機關槍便要停止動作了，」烏拉茲回答。「不要，你最好使你的機關槍繼續射擊。我要爬到那面的矮叢那里去，自己照料自己。」

那天晚上，戰事結束以後，有幾個同志來拜望他。他們給他拿來養辛肉——他所愛吃的菜。烏拉茲因為忍耐和勇敢受他們的恭維，但是他却簡單的回答：

「我在防衛我的祖國，我在防衛我自己。我不願死，我的祖國不願亡，所以我打仗。」

今天的戰爭在他的經驗中是最為劇烈的。

黎明前不久，在波爾修多諾村戰壕裏的總軍，為掩護主力的撤退，突然開始進攻。不是他們的探兵報告西洛夫少校團的兵力銳減，便是他們大概得合作軍路的活動。

無論怎樣，那天一清早，便叫到從村的方向傳來嘈雜的聲響，並伴着自動機槍旋轉的射擊。西洛夫少校不多時便判定敵人並不是要從有嘈雜聲的右翼進攻，却是要從一切安靜的左翼進攻。敵人想要給他一個冷不防，用西洛夫所愛用的一着。

西洛夫微笑了，派烏拉茲和他的朋友帶兩挺機關槍到嘈雜聲所從來的方向去。

依照命令行事，烏拉茲在樹林邊上站好了地位。雖然天還完全是黑的，他的鋒利的眼睛已經看到了喧鬧的敵人，用機關槍開了火。德軍停止了喧聲。但是不久以後，他們向烏拉茲和他的朋友掘地藏身的林邊，用迫擊砲大加轟擊。樹連根帶枝被轟走了，大塊的土被掀入空中，並像從火山裏一樣降落到機關槍手們的身上。他們有一種慾望——一種鋒銳的制不住的慾望——便是帶着他們的機關槍跑開，跑到別的地方去，至少跑到那面一條溝那里去，在那里一切是那樣安靜，而且幾乎不大看得出有風吹着霜雪的矮叢輕輕的沙沙作響。

「命令是命令，」烏拉茲說：「長官的命令必須切實遵行。假設我們救了我們自己，却就註定了我們同志的命運。他們的迫擊砲可以把我們打成粉碎，但是我要實行我的

命令，而且我不從這里移動。」他又用他的機關槍對着看不見的敵人活動起來，他的銳敏的聽覺告訴他，敵人就在那邊，就在溝外。

突然烏拉茲看到有幾個人從山谷向他的左方走近，身子全被地和蒙霜的草所掩蔽。

在黑暗中，從他們的頭盔辨不清他們是友是敵。但是烏拉茲眼光銳敏，他向他的朋友叫道：

「開火！」

立刻有聲音從山谷那里叫道：

「我們是朋友！我們是朋友！莫要射擊！」

「唉！我們也許真正在打自己的人，」烏拉茲的朋友警戒的叫道。

「射擊！」烏拉茲盛怒的叫道，並將機關槍不斷的射擊。

谷裏的人跳起來，並發着歡呼，向他們奔撲。但是烏拉茲不僅眼睛銳敏，聽覺也是很好的。從他們的歡呼方式，他知道他們是德國人。

「他們在幹什麼，」他向他的朋友說，「我們使他們改變改變調子，」於是兩架機

關槍便對着敵人開射起來。

敵人遲疑了，逃跑了，舉起手，扔下來福槍，但是兩架機關槍繼續掃射他們，使他們撲倒地上。

「是這樣辦法！射擊他們！射擊他們！讓他們受一受！」烏拉茲贊成的笑着，正在這時，他看見一個迫擊砲彈在離他不遠的地方爆炸。「他們在準我們。瞄得怪準呢，」烏拉茲正要將機關槍拉到另外一個地方，一個砲彈緊在他跟前爆炸，接着又是一個：於是一堆崩土使他離開機關槍，將他扔向一旁。金花在他眼前跳躍，他的手抓着地，抓着灰白凍了的草，他的嘴唇自動的貪饞的舐着雪。

2

那天晚上烏拉茲輪在醫院。他受了傷，砲彈的碎片中在他的脊椎骨上了。嬰孩陶尼大夫醫治他。覺到她的小而溫存的手觸摸，是多麼愉快呵。

「烏拉茲，」她在告訴他說，「你知道，阿爾加今天到這里來了——你的朋友義高爾·亞德契夫的妻子。她要詢這是醫院裏工作。你沒有忘記你的朋友亞爾契夫吧？」

嬰孩陶尼知道，對於受傷的人最好的藥是向他們談到他們最愛的人。

「哈哈！哈哈！」烏拉茲說，並要起來，但是背後一陣疼痛使他起不了床。「請她來看我，」烏拉茲微笑了。「我還有阿爾加寄給義高爾同志的明信片，我們離開戰場時我尋找，在他的地洞裏找到了，並帶了來。」

這時有兩個人走進病房。一個有胡鬚，一個刮光了臉。有胡鬚的人拉着胳膊領着刮光臉的人，像平常領盲人的樣子。他們都在門口站着，刮光了臉的人不知爲什麼原因，將頭轉到反對的方向，說道：

「你好嗎，烏拉茲？你好嗎？」

嬰孩陶尼還沒有認出來客人是誰，烏拉茲已經叫出來了：

「列夫琴科！政治指導員列夫琴科同志！」

「你好嗎，烏拉茲，朋友？」第二個有胡鬚的人說。使列夫琴科坐在椅上，他走到烏拉茲跟前，跪下去緊緊抱住他——像一個人緊抱所愛的兄弟一樣。

烏拉茲快樂得像一個孩子，高聲歡笑起來了。



「他的鼻子！他的鼻子！」他叫，笑得制止不住自己了。「他的鼻子！陶尼……嬰孩……你就看一看，看一看義高爾的鼻子和胡鬚。……親愛的朋友，義高爾……亞爾契夫……」

他們聚集在烏拉茲床的周圍。又爲了某種原因，義高爾·亞爾契夫拉着政治指導員列夫琴科的胳膊，把他領到桌子跟前去。

「他瞎了嗎？」烏拉茲想，並看他的眼睛。

列夫琴科的眼睛是明亮的，並被眼淚微微濕了。嬰孩陶尼站在他跟前，她的纖小的手揩溫存撫愛的慢慢摸上他的肩頭。我們可以從人的指頭看出真愛：烏拉茲從這些指頭明白嬰孩陶尼對於列夫琴科的愛比對於任何人都更大更深。

「接吻，」他說。「請接吻吧。」

列夫琴科觸摸嬰孩陶尼的肘，烏拉茲又注意着手指，看出列夫琴科在將他對嬰孩陶尼的感情告訴她。他的手指向上去，到了她的肩頭，於是撫慰陶尼的臉面，並擁抱她。

「陶尼！親愛的陶尼！……我能看見你，」列夫琴科輕輕的說。

病室的門突然開開，西洛夫少校站在門口。他還穿着那一件子彈射穿的舊外套，高興而且快樂。他從門口叫道：

「我歡迎我的弟兄們！」

他向並走了一步，又停住了。這是怎麼一回事？他料想列夫琴科，像義高爾·亞爾契夫一樣，會從椅上跳起來，跑向前來迎接他。但是列夫琴科上點點頭，於是站起來，手被攥在嬰孩陶尼的手中，他不知爲了什麼緣故，向完全相反的方向走了一步。西洛夫少校立刻明白了，他明白他的朋友政指導員列夫琴科瞎了。他走到他跟前去，看着他的溼濕的眼，用雙手熱烈的搖動他。

「瓦司亞！親愛的，最好的朋友瓦司亞！」

「是的。事情是到了是樣子了。只有我的手可以看了，」列夫琴科緊捏一握嬰孩陶尼的手。

「德兵打得他體無完膚。：我們把他從鞦韆上解放下來。：我們放下他來，兩天之後他便瞎了，」亞爾契夫解釋。「但是我們使他們爲政治指導員的眼睛出了代價了。」

亞爾契夫接着說，用手撫着胡鬚，年青的臉裏現出微笑。

列夫琴科也微笑了，他伸出右手，摸着酋洛夫少校，輕輕的說：

「朋友，你並沒有改變，你周身還有戰場的氣味呵。」

「你也是呀，」少校回答。「我們聽說，我們知道，你和你的遊擊隊在敵後作了怎樣的舉動。而且不僅我知道，全國都知道你們所作的事業。」

他們繞着烏拉茲的床坐在病室裏面。他們輪流敘述他們過去幾個月的經歷，他們怎樣作戰，他們有怎樣的感情，他們怎樣助軍前進。嬰孩陶尼兼着列夫琴科坐在地板上，手放在他的膝上，眼含着溫存和愛的神氣。列夫琴科敘述了他的經歷。

於是阿爾契夫走進病房。

她站在門口，門在她身後大開着。別人看來她似乎在擺動着，並且隨時都會跌倒。義高爾·亞爾契夫連忙跑到她跟前，擁抱她。

「親人，」是她僅僅說出的話。

他們兩人從開着的門走出去了。

別的人還在病室裏沒有走。他們默默的坐在那里，從窗子向外看望，可以看到義高爾和阿爾加怎樣緩緩的穿過院落，在遠遠的一所屋後不見了。

一九四三年四月譯。

## 烏克蘭木屋裏發生的事

W. 戈爾基著 謝冰心譯

「祖母！喂，祖母！」

安尼西亞向上看壁。納特爾加從柳條籬笆的那一邊正在叫她。

「什麼事情哪？」

「我可以進來一會嗎？」

「爲什麼不聽進來？若要進來，就進來罷，」安尼西亞發出沒有牙齒的老人聲音

說。

「祖母！」

「有什麼事情呢？」

「德國人就要來了，祖母。」

安尼西亞輕視的聳了一聳肩。她聽人這樣談論已經好幾天了。他們就要來了，是嗎？

了嘴，即使來了，又怎樣呢？她設想，就是德國人也會讓她那樣一綑老骨頭平平安安的死去。若是他們就要來，讓他們來就是了。這對於她那樣一個老婦人有什麼關係呢？

「祖母，我們要逃到樹林裏去了。爸爸就要去，我也就要去，乾脆說，我們人人都要去。……」

「好，去罷。我要坐在這裡，在太陽地裏取暖。……」

「祖母，我們園裏有兩個紅軍兵士。」

「什麼？你說誰在園裏呀？」

「我說有兩個紅軍兵士，在我們花園裏杏樹後的小屋裏面。」

「這有什麼呢？你喜歡其中的一個，還是怎樣呢？」

納特爾加深嘆一聲。她蹲坐在腳跟上面，穩穩的看着她的蒙翳的昏花的老眼，大聲加重的解釋說：

「祖母，這兩個人是受傷的紅軍兵士。我們不能帶着他們走。他們在躺着，一時也動他們不得。你明白嗎？」

「我明白。也許他們應當到太陽地裏來……」

「不的，祖母；他們受傷太重了。我們都要逃到樹林裏去了。德國人時時都可以到這裏來。……祖母，應當有人照料他們兩個人，時時給他們一點水喝。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嗎？」

「爲什麼我會不明白？」

「你能夠爲他們作這點事嗎？」

「爲什麼不能？」

納特爾加摸摸她的顫抖的，有皺紋的手。

「那麼，再見了，祖母……我相信我們不久就會回來……現在我要跑了。」

她跑時赤裸裸的腳在陽光中一閃閃的發亮。安尼西亞搖搖頭。

「那個女孩像羊一樣到處跳躍……噯，老骨頭，我去看看那兩個人在什麼地方。」

她痛苦的掙扎着站起來。站起來是最困難的。但是一站立起來，她的發疼的腳也就

能強可以使她前進了。

安尼西亞繞過籬笆，走進鄰近的園子。兩個受傷的人在小屋裏躺在草上。老婦人在他們旁邊跪下，細細的看看他們。

一個受傷的人從發燒的微睡中醒來，抬起用綳帶細着的頭。

「是誰在那里呀，」他叫。

「莫作聲，莫作聲！是安尼西亞老太來看你們。安安靜靜的躺着吧，安安靜靜的躺着。」

「水……」

「水嗎？我一定給你拿水來，孩子，我什麼都給你拿來，你莫要煩心。」

老婦人不明白她從什麼地方突然得到了力量。她老腿的劇痛停止了。她完全忘去了。她從井裏汲了一點水，裝滿水罐，回到園裏，進了杏樹後的小屋。

「喝點水吧，喝點水吧，小鴨兒。」

於是她把水罐放在受傷的人跟前，慢慢的拖着回家去。一坐在門前台階上，她便打起盹來，因為被一天的焦慮鬧得精疲力竭。晚間空氣的涼爽使她醒來。她努力拖着



去看一看受傷的人，於是回到家裏去。

「唉，這一天終於過去了。……」

第二天早晨有三個人進了她倉房的院子。她聽到外國話的粗不合耳的聲音。安尼西亞也太一點也不害怕。她焦急德國人幹什麼？對於她的死，對於那遲遲不來的死，她也許等了許多天了。

新來的人叫來叫去，最後走掉了。安尼西亞以為這就充舉了。但是她總從門前台階上站起來，滿院却都是他們了。……

「這是你的房子嗎？」

她舉起胳膊遮蔽強烈的陽光不照她的眼睛。有人說烏克蘭語；她聽出字來，但是聲音却是粗不合耳的。她覺得不願和這些人談話。……

但是負責的軍官却非要她說話不可。……

「回答我，這是你的房子嗎？」

「是的，是我的。……怎麼樣呢？」

「開開門！」

「門是開着的呀，」安尼西亞驚異的說。

「告訴你開你就開！」翻譯人對她叫道。

她緩緩的，苦痛的，呻吟着並喘着氣站起來，於是笨重的拄着杖，走進了小木屋。軍官們跟在她身後。

「只有你一個人在這屋裏嗎？」他們問。

「只有一個人……我只有一個人到現在已經十年了……」

他們不再打擾她，在凳上和床上坐下，吵鬧的談論起什麼事來。她等了一兩分鐘，於是向門走動。一隻沉重的手落到她脆弱的肩膀上，勉強她回來。她明白他們是要她在屋裏，不出去。

上校和翻譯人談了很久。

「注意看着她。她是又老又瞎，但是鬼知道她會作出什麼事。你還沒有一嚐慮過，她也許領了人才打我們了。」

翻譯人向安尼亞解釋她一定要在小木屋裏不出去的時候，她順從的點了幾次頭表示認可。她並不在乎。若是非要她在屋裏不可，她就在屋裏。

高的爐灶頂上是個方便睡覺的地方，她爬上去，打起盹來。德軍高聲的談着話，在桌上鋪開地圖，爭吵着，吹着口哨，穿着大頭釘釘着的軍靴的腳，也只是蹣跚。這都並不吵擾她。她還是打她的盹。

但是到傍晚她却很不安了。杏樹後小屋裏水罐所盛的水，一定早就完了。那兩個可憐的人一定在不耐煩的等待着安尼亞老太。他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他們會以為老太太忘記了他們，或者太懶不去了。……

她完全醒過來了，注意的看着所發生的事。屋裏滿是德軍。連門口也站滿了他們，還在過道裏走來走去。門檻跟前站着一個哨兵。不給人見到私溜出去，現在是沒有機會的。她喃喃的呻吟着從爐灶上下來。

「你到什麼地方去？」

翻譯人似乎突然從地下跳出來，像玩具盒中跳出的小人一樣。她氣憤憤的用拐杖把

攔阻她的手推開。

「這個人真荒唐。我要去的地方是人人偶然都要去的。明白嗎？」

他退去了，但是她走到外面的時候，她看到他緊隨在她身後。她聳聳肩頭。

總軍似乎連一個老太太也害怕。……他們要注意着她，就讓他們注意去罷。

她回到爐灶上原地方去。但是對那兩個人的關心越來越利害，越來越使她難受。

她在被上翻來覆去好久，深深的嘆着氣。她終於睡着了的時候。她夢到那兩個人。

他們是怎樣在叫她呵，他們是怎樣在高聲要水呵！他們的叫聲是這樣高，使得安尼亞亞

一驚醒來了。她立刻覺得有什麼不妥。從爐灶上擱下窺着，老婦人幻想她一定還在作着

夢。

軍官們繞着桌子，有的坐在木凳上面，有的坐在床上。櫥窗樹下小屋裏帶來的兩個人，兩旁由兵士們扶着，站在軍官們前面。安尼亞亞老太覺得她的眼睛彷彿突然接見見日了。她親眼見到了她一生從來沒有見過的事。

上校坐在中間。翻譯人靠受傷人身旁，在桌子跟前站着。上校對他們發一個問題，

翻譯人立刻使接過來用粗啞的聲音述說一回。

『你們屬於什麼隊？』

就是在爐灶上面，安尼西亞也可以聽到受傷人沉重的呼吸。他們發着喘，從焦乾的嘴唇苦痛的吸氣，呼氣也費力。他們站立不穩，但是德兵的手粗魯的，穩固的扶持着他們。

『什麼隊？』

他們沒有回答。上校用拳頭生氣的打桌子。

『告訴他們，胡鬧我是不受的，聽到了嗎？』

安尼西亞聽出他聲音中殘酷威嚇的口氣了。她覺得她的心咚咚的急跳。心這樣跳動在她是多年來沒有的了，而且老婦人想，她心胸裏這樣激動一定被桌子周圍的人聽到了。但是並沒有人向爐灶上面看望。所有人的眼睛都凝視着那兩個受傷的人，他們不穩的站在桌子前面，由兵士們粗魯的手扶助着。

『你們原是屬於什麼隊的？』

頭部受傷的人深深吸了一口氣。安尼西亞老太等待着，從頭到腳都發着顫抖。

「我不願告訴你。」

「不願？漢司，幫幫他忙。他的話從齒間吐露不出來；幫他一點忙，好嗎？」

兵士舉起拳頭，正打到受傷人的臉上。用血污的綑帶紮包起來的頭無力的向後倒下。但是運用了至上的意志力，他又使自己站穩了。

「軍隊在什麼地方？」

「我不知道。」

「村裏的人在什麼地方？」

「我不知道。……我一個人也沒有見到過，」受傷人啞聲喘着氣說。

上校發了盛怒。他野蠻的將散在面前的紙揉了。

「漢司，他一個人也沒有見到過。……你明白嗎，他就沒有見到過村裏的人。……」

幫忙幫忙他的眼睛，可以嗎？你明白我的意思；他要得看到……」

紅軍的兵士倒在地上。不是，不是——她一定錯誤了；這是不能有的事，她的老

眼睜睜地！一個兵士拿出刺刀。兩個兵士坐在那側臥地上的受傷人身上。第二個兵士用細心的，幾乎溫存的活動，將刺刀插進受傷人的左眼。一種非人的喊聲使空氣分裂了。這聲音幾乎立刻便停止了。

「——完結了他！」上校命令道。「把第二個人帶來！也問問他。」

安尼西亞連忙將頭藏在被下。她蒙起耳朵使自己聽不到，用手緊蒙着眼睛使自己見不到。拖了九十年，使她到了這樣可怕的一夜的生命，她呻吟一聲對之加以詛咒。她詛咒她的眼睛，因為她們沒有及時失明，沒有起翳完全瞎了。它們看到了。她詛咒她的耳朵：它們沒有及時聾了。它們能夠聽到了！

她的老年的耳朵從被下聽到受苦人的呻吟，和絕望的單調的喊聲。

「我不知道！我不願說！」

最後沉默了。但是就到這時候，她也不能使自己從被下外望。最後她探出頭來。德軍顯露出他們的睡覺，鬆開皮帶，脫去靴子。他們關起窗上的木護窗，闔了門。兵士們在小木屋外面駐紮。哨兵在門前走來走去，但是顯然軍官們對於任何人，任何東西都不相

信。上校親自去看看栓，試試門。他察看護窗，甚至還走到爐子跟前看老婦人是否睡着  
了。

安尼西亞連忙閉起眼睛，盡力使呼吸平穩安靜。

燈熄了。安尼西亞覺得胳膊和腿發硬，變得比鉛還要沉重。

她等待着。時光過得很慢，慢得令人苦痛！在凶惡的幽暗中，幾秒鐘都彷彿成了永恆。時光站住不動了。安尼西亞手脚全麻木了，她的前額和背上全是冰冷的汗珠。可是她還必得作呵！

已經有人在打呼了。安尼西亞無聲的在爐上坐起來。她幻想在黑暗中人可以看到她，而且她的每一動作也可以給人聽到。但是他們却睡熟了。吸氣聲和鼾聲從各方面都可以聽得到。軍官們都橫臥在地板的草上；上校佔了床。她小心的將一隻腿從爐邊放下來。她等待。沒有人動。於是她又放下另外一隻腿。這也很好。以後她細心的從爐上溜下來。像鬧鐘一樣跳着的心，若不把他們驚醒便好了！他們安安靜靜的睡；是疲乏的人的熟睡。安尼西亞摸索着到門跟前。屏着息，她將鑰匙又轉了一次，於是她縮起眼



裏拿出來。她使護窗的門都門得更緊。她那發顫發腫的手有多大力量呵！門是緊緊閉住了。窗子也是一樣。現在沒有人會在他們睡眠時打擾他們了，沒有人會向小木屋裏窺探了，沒有人會在德國軍官夜晚休息時攪鬧他們了。

她等了一會，於是在長凳下摸索。是的，瓶子還在原地方。滿滿的瓶子。納特爾加適巧新近從舖子裏給她買了一滿瓶，並給放在長凳下面了。

安尼西亞拔出軟木塞。她無聲的在床上彎下身去，並細心慢慢的將石油潑到上校腳頭的草上。於是她退後一步，同樣細心慢慢的在軍官們所輪臥的地板那里傾倒了石油。又在門檻和到處傾倒。

屋梁是乾的，板子也是乾的。這屋子豎立着已經許多年了！一切都像草一樣乾。草——哦，正是……她也在舖的草上細心潑了石油。

她用顫抖着的手在爐子跟前摸火柴。她記得是有火柴的。果然，在平常放火柴的地方確是有。

把被蒙在頭上，她在被下擦了火柴。就是這樣，她覺得火柴小小的爆炸聲彷彿比槍

聲響要響。可是小木屋裏一切都依然是安靜的。規律的鼾聲告訴她疲倦的人仍在沉沉熟睡。她彎下身去，將燃着的火柴向牆上引火，但自己却站立不起來了。迅速的火焰爬到草上，像蛇在草中一樣突來突去，很快的像潮湧的水一樣延燒到各處。

安尼西亞入迷的看着火焰；她的眼睛被吸引住了。她並沒有覺到她的被石油浸透的裙子燃了火。

當第一個被驚醒的人發出驚呼的時候，小屋已經被毀滅一切，迅速上升的火焰包圍住了。有人在拚命的撞門。

安尼西亞老太掙扎着站立起來，立即撲到火焰裏去。她的最後思想是：門窗都緊緊閉着並上了門，沒有人能夠開開它們。

## 母親

○庫爾干諾夫

亞歷山得拉·德雅曼是否是被請參加遊擊隊，沒有人記得了。有一天，人們看見她在山谷那面的帳幕跟前。她是一個青春已過的婦女，穿一件長長的羊皮上衣，一雙老大的長統靴，下額下邊紮着一塊黑巾。從童年便作慣了苦工，她立刻便問遊擊隊的指揮她應該作什麼工作。他笑了，回答說：

「作我們的管家。」

亞歷山得拉捲起兩袖，從附近的河流裏打來一罐水——從那時起，她便成爲遊擊隊正式的一員了。有人偵察後回來的時候，她便在火前烤乾他們的靴子。她幫助廚子預備飯。她擦乾淨來福槍，收拾帳幕。她日夜工作，遊擊隊的人在她都覺得又親又近。她玩笑的叫他們「我的孩子」，雖然隊裏有許多已經是中年的人了。遊擊隊的人也用最溫存的名字叫她：「母親。」

是遊擊隊存在的。一週。霽雨始降落了，堅硬隆起的地變平了。樹林裏鳥雀的嘈嗽停止了。但是來福槍和機關槍的聲音，像棍子滑打在木籬上的聲音一樣，還繼續着。遊擊隊猛撲敵人的運輸隊，消滅了從這村流竄到那村的征伐小隊，並帶回德國的自動來福槍，鋼頭盔，大衣和藥彈。政治指導員巴維爾·福明在準備遊擊隊作大規模的舉動。

敵人調來多師機械化軍隊準備重新進攻莫斯科。德軍所走的大道上的橋梁，福明決定將它炸毀，以便阻礙他們的前進。他們需要一個有經驗的嚮導，一個對於林間的隱秘小徑都很熟悉的人，因為走林間開闢過的地方運炸藥到橋梁那里去，是危險的。亞歷山得拉自告奮勇作這件事。她對於樹林的附近和對於自己的本村一樣熟悉。她多次在這里終天漫遊，採菌，漿果，和編籃的柳條。她和她的母親在過去的時候，在離烏發洛弗不遠的這地方，為地主工作。革命以後，她在烏發洛弗上鄉村學校。直到最近她都是葉里澤夫村蘇維埃的主席。誰能比她對於烏發洛弗森林更熟悉呢？政治指導員同意她作這件事。

大道上的橋梁在皮爾被炸毀了，正在德國的坦克車和滿卡車的兵士從上面經過的時

候。遊擊隊的人早晨回到營裏來，又累又餓，但却和學童一樣快樂。只有亞歷山得拉整天縮在地窖的一角，雖然用長的羊皮上衣蓋着自己，也還是全身抖索。她面色蒼白，看起來很苦惱。政治指導員兩次走到她跟前去，但是她拉上衣遮住眼，假裝睡着了。她第二次黎明起來，穿上羊皮上衣，煮滾了茶水，收拾好帳幕，便向遊擊隊的人告別。她向政治指導員說：

「我不能在這里了。沒有力量。我不願成爲你們的累贅。不得不離開我覺得不好，但是……」

亞歷山得拉離去的真正原因沒有人知道。夜裏廚子才告訴他們，她就要生孩子。他說，這是她所以常穿一件長羊皮上衣的緣故。她怕遊擊隊的人看出她的情形，爲她無謂忙碌。但遊擊隊到橋那里去的時候，她不得不停下休息三次，他們只得等她。這不是爲嬰兒煩心的時候，所以亞歷山得拉決定離開。

廚子沉淪了，爆炸的巨響使他們想到田野間，道路上，和森林中的激戰。可是這些激戰仍然不過婦女生活中這個普通的，但却磨難人的段落——生孩子。第二次的偵察

隊得令要尋找亞歷山得拉，並準備佈置可以使她舒服平安。但是偵察的人沒有找到她。一星期後，他們打聽到她被捕了，縛住手脚，帶到烏發洛弗的新而大的學校裏德軍總司令部。

遊擊隊差不多十天沒有再聽到她的消息，以後一位遊擊隊員的父親依非萊姆·崔干科夫報告：他看到兩個德國兵從雲裏將一具打壞的尸身拖到湖那里，扔進水上一個洞裏去了。兵士們走開的時候，他撈出尸身，認得是亞歷山得拉·德雅曼。

亞歷山得拉怎樣落到德軍手裏的呢？她受了怎樣的苦刑呢？在那時候沒有人知道。以後德軍被從這區域驅走的時候，這件事才水落石出。亞歷山得拉所遭受的可怕的死，一方面由德軍偵領時還在烏發洛弗居住的婦女（安娜·密那乙發，安娜·加司里科發，依夫多基亞·加蘭諾發）敘述，她們都是親眼看見她受難的人；和她一同被關鎖在烏發洛弗一家印刷局院內的棚子裏，却想法逃了死亡的人，蘇軍偵領這地方所俘獲的德軍司令的翻譯員伊林司奇，對這件事也有敘述。

亞歷山得拉夜晚到了烏發洛弗，到一個大夫所居住的房屋去宿住。他勸她睡到床上

，在那里住下。她無論怎樣也不要回府上去。亞歷山得拉看看遊廊所給她的食物，接受了她的食物。她在晚上餓了三夜。第四天有叩門的聲音。亞歷山得拉從窗子向外窺視。見到一個德國兵開住了門廊。她在肩頭上披了溫暖的圍巾，走去開門。一個矮胖的德國兵搶着走進了過道，打她打得這樣厲害，她站不穩腳，幾乎跌倒了。兩個兵捉住她，綁住她的胳膊。她便被帶到印刷局的院子裏，關鎖在一個小棚裏面了。

她在那里見到許多相識。他們都緊緊的擠在一塊站着。不許他們坐下，事實上也坐不下去，因為那個地方太擁擠了。亞歷山得拉移動到牆跟前。縛住她胳膊的結子使她的兩臂發腫，但是她沒有說什麼話。夜裏叫出她去問話。一個兵士領她到了烏養洛弗的德國司令官海司上尉面前。伊林司奇作翻譯人。

「坐下！」

亞歷山得拉走到桌子跟前，用十分鎮靜的聲音說：

「讓我生孩子。……我還有三天。……三天後你可以殺我！」

海司看看她，笑了，並命令兵士們剝她的衣服。她想要抵抗，但是一個兵士用靴底

釘了釘的沉重鞭子踢她，她跌倒在地板上了。他們拉起她來，但是不准她坐下。海司於是說道：

「爲了你的孩子，告訴我們遊擊隊在什麼地方。我們知道你是從那里來。」

亞歷山得拉沉默了一會之後說道：

「我什麼也不知道，什麼事也不願告訴你們。你們想法捉住了我，我料想我一定是要死的；但是你們無論怎樣使我受苦刑，我也不告訴你們關於遊擊隊的事。」

海司於是問她道：

「你是黨員嗎？」

亞歷山得拉搖頭，回答說：

「我受的教育還不夠。」

司令於是要她在街上走一遍，指出她的朋友們所住的房屋。除了圍巾之外，她要赤腳裸體去走；但是她指出的房屋越多，她便越有機會使自己溫暖。

兩個兵士帶她到黑暗的街上去。冰冷的風使她的身體失去知覺，但是她只將圍巾更



緊的圍在自己身上，默默的向前行走，她的赤裸的發腫的腳在被人踐踏過的雪上走動着。天剛要亮的時候，她被帶回總司令部，兵士們報告說，她連一所房屋也沒有指出。於是又將她關在棚子裏面了。她的外表使裏面其他的人恐怖。她的臉面是鉛色的。在透進這陰黯牢獄的朦朧的黎明光輝中，他們也看得出她變得多麼蒼老憔悴。有人給她一件外衣，她想在外衣上躺下，但是看守的兵士將所有的人都趕出棚外，只留亞歷山得拉一人在裏面。不准她躺下。她要得站着，不斷的站立着！

她被獨自一人關在這里三天，半裸着身子，沒有飲食。有一次依夫多基亞·加蘭諾發拿一片麵包，一碗湯，偷偷走到棚子跟前要送給她。她敲敲牆，聽到一聲勉強壓下去的呻吟。依夫多基亞哭起來了。她捉住挨了打，麵包和湯也被拿走了。

第四天亞歷山得拉又被帶到司令那裏去。她是這樣精疲力竭，這樣痛苦，她幾乎都不能動了。她的身體凍腫了。海司又問她：

「遊擊隊在什麼地方？橋是你炸毀的嗎？」

亞歷山得拉帶着詢問的神氣凝視着司令，彷彿要明白他對她要求什麼一樣。以後她

說道：

「是的。……一切的責任都在我。……」

她不能再說話，昏厥了。

幾分鐘後，從那所房屋經過的安娜·加雷利科發，聽到銳叫的聲音。從窗子向裏看，她見到亞歷山得拉躺在地板上，兩個兵士用槍桿打她。那天晚上亞歷山得拉的產痛開始了。她被帶到棚子裏，扔到光的地板上。終夜隣近房屋的人都聽到婦女的鈴叫和呻吟。他們都知道這是亞歷山得拉·德雅曼，但是禁止他們到院子跟前去，違者處死，所以沒有人能夠幫助她。裸着身子，又冷又餓，身上負着打傷，她獨自無入幫助的在生產。她在靈魂的深處找到力量，保持着她懷在心裏的那小生物的性命。早晨她生了一個男嬰。她想用法術從惡魔吹進的。洗了洗她的小身體，以後便不省人事了。

她甦醒過來的時候，發現自己又到了總司谷部。一件襁褓的包布扔在她的身上。海軍司官她說：

「若是你告訴我遊擊隊在什麼地方，你的兒子才可以活命。」

亞歷山得拉站起來，用大睜着的眼睛看着周圍的人，低聲說道：

「饒了孩子。……他完全無辜。……」

一個兵士用刺刀刺她。她不再說話了，但是突然又高聲叫道：

「你們不能使我們的土地浸透血！你們可以殺死我的兒子！但是我還有更多的兒子！

全軍！森林裏滿是他們！」

一個兵士又打她，她的兩腿支持不住了。海司自己也憤怒的用釘釘的重靴踢她。但這還不是她受難的終場。

司令要她領導他的兵士到森林裏去，至少要指出到懲隊駐紮地方去的路。她站起來，要他們給她一件上衣，一雙靴子。她不能行走，所以他們將她放在雪車裏面。依非萊姆·崔干科夫看到她引德軍到東方去，雖然遊擊隊的營房是在西方。夜裏她回來了，或者還不如說，德軍趕着她從市上走，遍體鱗傷，流着血。在司令部裏他們將他兒子的尸身給她看。自從她的痛苦開始以來，她第一次大哭。

以後將她領到門廊那里去。有許多人聚集在那里，但是他們被驅散了。亞歷山得拉

從眼上擦去眼淚，彷彿怕眼淚洩露她的軟弱，於是用匆促的聲調向人們叫道：

「莫要向這些畜生低頭！我們勝利的時間就要到了！再見，朋友們！……」

一個兵士用槍托打她。她立不穩腳，跌到雪裏了；但是她又站起來，她腳光着，她的身體在野蠻的德國人手裏變成青黑，在逐漸加濃的幽暗中，她的聲音又叫出：

「母親們！朋友們！你們聽到我嗎？我在這些畜生們的手裏接受死！我並沒有憐惜我的兒子！但是我沒有出賣我的主義！母親們，你們能聽到我嗎！」

兵士們將羣衆趕開，將亞歷山得拉拖到院子裏去，反覆的用刺刀刺她，一直到她氣絕。她是蘇維埃國家的一個戰士，一個不朽的女英雄。

直到敵人被殲的時候，有一星一點人性的人，覺到過母親的心的跳動的婦女，都不會忘記亞歷山得拉·德雅曼最後的垂死的叫喊。愛自由，愛本土，還甚過愛自己的兒子的這位母親，他們也不會忘記。

## 戰爭的前夜

A·道甫仁科

「指揮官同志，你明天要領我們到山頭那邊去。現在我們所有在這里的人——參加戰爭已經很久的老手，同阿烏卡達科似的要第一次作戰的少年——都知道明天要有激烈的戰事，我們中總有幾個人絕不會回來的了。這是對的，是不是？」

臉面謙虛並極令人快意的青年坦克隊兵士伊凡·多羅包特，顯然很興奮。他開口說：「是對的，」他們的著名指揮官，蘇維埃聯邦的英雄，彼得·科羅多白回答說。「接着說，多羅包特，你要說什麼呢？」

「雖然他們在所有的報紙上寫到你，在所有的聚會中說到你是一個不害怕，不疲勞的人，可是我要請問你，我要請你原諒我這樣說，你看來並不太結實，而且確實不能算強壯，那麼他們關於你所說的一切事，我們自己也確實知道，你從地獄裏出來也還使旗幟飄揚，我請問你倒是有什麼緣由呢；你知道，我們要你告訴我們，你究竟是什麼樣子

，並不正式的告訴我們，就彷彿我們沒有作戰一樣。你的作戰的祕訣，或者不如說，你的內心的祕訣，倒是什麼呢？我也許沒有把自己的意思說得很清楚——請你原諒我。」

多羅包特在發了這個又長又亂的問題之後，紅了臉。他覺得他將他的意思說得很不清楚，這使他十分苦惱。

「不的，你說得十分清楚，多羅包特。你說得很好，將意思表現得微妙。我很高興回答你，特別是因為我確有一種祕訣。」

掩蔽壕裏約有三十個軍官和兵士，他們都更湊近他坐下，準備聽有趣的長談。他們的指揮官善說故事。他們是很好的，科羅多白和他們處得很親密。他放下烟管，等了一會，直到大家完全沉默下去。

「是在得司納河上，」他開始說，因為自己的回憶微笑着。「是呀。……簡簡單單的說：一個普通的烏克蘭漁夫，和我們烏克蘭其他千千萬萬人沒有什麼不同的一個單純的老人，使我的全部靈魂改頭換面。」

「我們經歷過去年德國侵略的全部重量的人，誰會忘記那個老人？記得去年秋天嗎

？每條河都是演劇的場所，渡口的船夫都像是善良的河裏的精靈。那些老人們是勇敢的，堅毅的，並且不怕死。我們可以說，我們擠在渡口時；他們並不歡喜我們。……有時他們對於我們的厭惡……似乎是無限的。不是這樣嗎？」

「確是事實，」掩蔽壕裏有人嘆息說。

「無論怎樣，故事是這樣的。」

科羅多白上尉改變他位，盤起腿來坐着——這是他從作牧童時留下來的慣愛的姿勢——並將手放在膝上，一直向前看着他的部下。

掩蔽壕裏的空氣充滿了濃烟。在黯淡的光裏，人們互相倚靠，用各種可能的姿態坐着。他們是完全不同的，但却屬於一個家庭。他們都被一種忘記不了的，不可模擬的感情聯合起來，這種感情在戰爭的時候，使年青的心面對着遼日的危險互相親近，而且在——一生其餘的時光中成爲最好的回憶。

年月會滾滾的過去，傷會痊愈，敵人的墳墓會被犁平，打平的村莊和城市會被重建起來，發生的許多事情會在灰白的頭裏變混亂，成爲一再傳說的故事，但是有一件東西

會變爲固定，永遠不被忘却——在和德國的瘋狂作戰，並將它從地面消滅的人們之間，那種崇高尊貴的弟兄朋友的感情。

「我們在退却，彼此沒有接觸，沒有瞰，日夜向東退却。敵人的鉗隨時可以鉗住我們。我們看着受傷的人，和他們一同跌倒，咒罵太陽下一切的東西，並繼續後退。說老實話，我們間有幾個人因爲絕望和驕傲自殺了。有幾個扔下了兵器，咒罵着爬到他們的茅屋去，因爲他們碰不起心來過門不入。」

科羅多白沉思着，沉默下去了。以後他又接着說：

「我們只有很少的人——一共十五個，有幾個機器壞了的坦克隊的人，機關槍手，政治工作員，兩個地上的機械師，一個無線電機師，甚至還有一個上校。那時候我是一架坦克的指揮，它落在德軍手裏了，因爲摩托壞了。在戰爭以前我是一個園丁，喜歡唱歌，喜歡女孩，我猜想大家都是這樣子。……」

科羅多白上尉說到這里很感人的大笑起來，並帶着譏諷的神氣，所以掩護壞裏的人都和他一同笑了。



「我們死得不行了。我們已經不願再向前走，天又漸漸黑了。村落那面，我們的前頭，有一條大河。我們希望個人不能游泳。德軍離得並不遠。有人帶出渡口船夫的屋子。」

「你們在逃跑罷，老母狗的孩子？」老人普拉頓·比烏託拉克拿着藥網和一隻木桶從茅棚裏出來的時候說。——我已經將你們這樣的人渡過去不少了。很多了——你們都是結實，健康，年青，你們都呼喚着：把我們渡過去，唉，把我們渡過去。……塞夫加！」他向附近的茅屋叫。「來呀，塞夫加。我們得把他們渡過去——似乎他們還在跑呢。哈！來，趕快來。我希望這是最後的了。」

「塞夫加從他的屋裏出來，帶着假裝出來的驚異呆看着我們。他一定有七十歲了。他身材矮小，長着修剪短的胡鬚。若是你能想像出來他戴一頂骯髒帽子，拉下遮着耳朵，穿一依土色的汗衫，他看來便酷似聖尼古拉的聖像。」

「在老人塞夫加身後，有一個外表茁壯的少年拿着對槳走出來。」

「「瞎瞎，孩子們，有什麼地方不對罷，」老人塞夫加狡滑的看着我們說。「你們

的衣服是蘇行的，他們的發亮的皮袋和帶子。唉，你們年青呀。……也許你們走的方向不對罷？」

「衣罷。莫說了，」普拉頓說。

「我們起身了。」

「莫要煩惱，有隻船的，而且是好船，」我低聲向保里司·特羅燕達說，他一向總比別人更慌忙。他不命游水。

「你想他們會把我們渡過去嗎？我們得老睜着眼才行，」特羅燕達說，盡力制止着他的不安。

「我就不明白。他們像那樣跑是爲着什麼？」在他們向着河走去的時候，老人普拉頓向塞夫加說，彷彿我們完全不在那里一樣。

「死對於他們有什麼那樣可怕？一有戰爭，你就不必怕死。若是你命定要死，你到什麼地方也逃不脫。」

「正是呀，」塞夫加同意說。「俗語說得好，坦克裏藏不了，爐子後躲不掉。」

「他們並沒有全心全力去打，這些慣壞了的小夥子，」普拉頓生氣的說。「拿我的列夫科來比。看看他在哈爾恆——戈爾對那幫東西怎樣！把他們全部消滅！你讀了他的信嗎？現在是列夫科·比烏託拉克上校了！但是這種廢物，他們就不是人！」

「我們順着柳叢中的窄路默默的行走。兩個老人拿着網槳在前面從從容容的走，彷彿像平常出去打魚一樣，完全忘記了礮火和敵機的喧鬧——簡單說，在痛苦的退却的最後幾天中，那樣使我們苦楚的德軍礮火，對於他們並不存在。」

「爺爺，你不能略微走快一點嗎？」特羅燕達問普拉頓。

「普拉頓並沒有回答。」

「制止着自己，特羅燕達又用烏克蘭語重複他的問題。」

「我不能，」普拉頓回答。「爲什麼你們突然這麼忙起來了？要走快，我是太老了。過去我已經走快過了。」

「河在什麼地方呢？遠嗎？」

「就在這里。」

「確實柳叢突圍了，我們走不到乾淨的河濱沙岸了。寬的靜的得哥納河橫在我們的前面。對面是陡岸，向這邊是沙和柳叢。再向以外是暗黑的林，同時在河上和樹林的前後隱隱着黃昏的天空。這是我這一生中從沒有看見過。」

「太陽已經落了一時鐘了。再過幾鐘仍然射到地平線上，明亮那從西移動，瀰漫了全天空的大塊的雲。這是陰沉沉的，下面全是黑色，可是幾乎正在我們頂上的地方，却像四面紅和黃色染成了一樣。」

「莊嚴的，無聲的電光，幾平不斷的在雲間閃耀。這一切反映在水中，所以彷彿我們並不只站在地上，也並沒有河，却只有雲間的幽暗的空隙。我們在那里翱翔，像沙粒似的在它的龐大中消失。」

「天空和平常不相同。彷彿太陽和事件有了默契，用她的威嚇的徵象警告着我體一樣。在害怕這樣的夜，都湧到岸邊的淺灘裏了。正在雲下，我們頭上的地方，德國的照明彈高高的照耀，像蛇一樣蠕蠕着。是光茫。頂上的險惡的雲的光閃着亮。遠遠的鹹澀險的響着。我們一聽不覺的站着。我們的周圍有種種嚴厲的東西。我們都默然了。」

，幾位老頭子，都說：『你們這人，真不曉得。』

『你們站在那裏？』他問。『你們站在那裏？』他問。『你們站在那裏？』

『你們站在那裏？』他問。『你們站在那裏？』他問。『你們站在那裏？』

『你們站在那裏？』他問。『你們站在那裏？』他問。『你們站在那裏？』

『你們站在那裏？』他問。『你們站在那裏？』他問。『你們站在那裏？』

『你們站在那裏？』他問。『你們站在那裏？』他問。『你們站在那裏？』

『你們站在那裏？』他問。『你們站在那裏？』他問。『你們站在那裏？』

『你們站在那裏？』他問。『你們站在那裏？』他問。『你們站在那裏？』

『你們站在那裏？』他問。『你們站在那裏？』他問。『你們站在那裏？』

『你們站在那裏？』他問。『你們站在那裏？』他問。『你們站在那裏？』

『你們站在那裏？』他問。『你們站在那裏？』他問。『你們站在那裏？』

『你們站在那裏？』他問。『你們站在那裏？』他問。『你們站在那裏？』

「我在船裏坐在普拉頓的身旁，凝視着靜靜的河，河岸，和頭上可怕的天空中的陰暗的雲。我覺得彷彿是被渡到另一世界去一樣。羞恥和絕望，一種無法表現的悲哀和許多其他種的感情，充滿並扭絞我的心。再會了，我的美麗得司納！」

「普拉頓的聲音使我從幻想中驚醒。他在和塞夫加繼續談話，這種談話是侮辱我們的，令我們聽了難受。顯然有什麼事情在煩擾着他，他要將這件事情想到頭。彷彿他在高聲說出他的心事：

「天知道這都是幹什麼的。今天早晨有個傢伙走到我家裏來，全副武裝，身上還有皮帶，我告訴你們罷，不是什麼隨隨便便的皮帶，却是嶄新的呀。」

「呵——哈！」塞夫加的聲音從我身後傳來。

「很費一點錢哩。」

「呵——哈！」

「起來，他說，把我渡過去。你已經睡夠了。三夜我沒有睡覺了，但是我渡他過去了。」

「是呀，不久以前，在天淵要緊的時候，米特羅凡和我把一羣人渡過去。其中有一個，懶懶地看眼，像坐在你旁邊的那個人一樣。也配着發亮的粗皮帶；還把手槍搖來擺去的，咕噥道：『我過去，他說，趕快！這是天理良心的實話。他自己呢，却全身顫抖，眼睛像魚骨頭突出，他就害怕的那樣子。這真是一張漂亮的圖畫，願上帝對這一切發慈悲。』」

「只有盧恩問曰這是怎麼一回事。」

「是呀。於是他的同伴們擠進來了。你爲什麼侮辱老人，他們說。他們幾乎把他裏面塞的東西打出來了。於是一切安靜下來了。像現在一樣。你就想一想。……」普拉頓停下話來，聽着噼火。「聽聽！我猜想德軍不久就要出現了。」

「德國的重砲隆隆的響着。受嚇的野鴨在頭上飛過。」

「把我們渡過去，老人。……」普拉頓生氣的開始。

「呵——哈！」塞夫加插嘴說。「他們不知道，在戰爭中若是命該死，那是爬不出去的，船也救不了你。若是子彈打不中你，虱子也會將你咬死，戰爭是任性的。……」

向左右，公里有急流。」

「我是在向左右。若是我到去到帶着他的一團人在這里，他絕不會退脚，他才不呢。他會把船轉回來，衝進他們中間去，他會的！」普拉頓搖着槳，憤憤的說，「他不會退！」

「呵——哈！我的秋米得也是那樣子。你可以用火燒他，或者將他砍成一絲一絲，但是他不會退却。不像這里這幫人！」塞夫加說。「他個所想的只是救自己的性命，你個注意我的話就是，結果我們還要流很久的血。總之，失土都得收復！」

「是呀，我們得收復，」普拉頓接着說。「還不能想我們有多少失土要收復呢。這就是說流血呀！」

「我看望着普拉頓，並激勵的聽着他所說的每個字。老人相信我們的勝利。在我看來，他是我們這們勇敢民族的可憐的有生命的聲音。」

「不過你該知道，我們的隊伍不得不撤退，」上校試探着說。

「胡說！你們簡直就是不能打！我對你們的退却就是這樣想，」普拉頓說。「作



戰法對於戰爭是怎樣說的？你們知道嗎？它說，若是你對門端拳，便恨你所端着的東西。」

「你們的恨在什麼地方呢？」塞夫加問。

「是呀！你們怕死。這就是說，你們心裏沒有活的恨。一點也沒有！」普拉頓幾平叫起來，並停止划槳了。

「我們不知道回答什麼話好。」

「呵，有東西順着河漂浮下來了。是我們的人，還是德國人呢？」普拉頓伸出槳去撈那個浮屍的時候問。

「德國人。……願你害霍亂病！你已經在漂着了，是不是？……噯，看它到那裏去。得司納河！想渡呢，這個豬。你們所作的事只是思想和忍受。現在沒有時間忍受。」

「我告訴你，老人，我全心全意恨德國人！」碎羅幾達叫道，甚至因為情緒緊張站起來了。

「這是說你有了個小小的靈魂，」普拉頓說。「有各種各樣的靈魂，孩子。有的靈魂又深又迅速，像得厄泊河，有的像這裏的得司納河，還有一種像是水潭，有時甚至連水潭也不是，只像一片濕地方，像公牛所撒的尿留下的一樣，若是你原諒我這樣說。」

「若是你的靈魂是大的，你的胆子却小，怎樣呢？」特羅燕達一面覺得被冒犯，一面坐自己的氣，這樣說。他是一個機警能應變的少年，但是却突然找不出話來說，他的應變的才能也似乎蒸發為稀薄的空氣了。

「若是你害怕，就將你自己用鏈縛在機關槍上，在你還活着的時候，痛擊你的敵人，不說一個字，」普拉頓說。「讓活下來的人們以後決定，你是那一種胆怯的人。要不然，你心裏固然有許多恨，但是胆怯和愛自己的心却更多。所以你跑着前來：渡我們過去，老人！你將你的恨耗費在別的東西上面了。若是你連怎樣死都不知道，那有什麼價值？」

「並不是人人知道怎樣死，」特羅燕達喃喃說，他現在完全不能立腿了。

「麻煩就在這里了。在敵人推進的時候，這是人人都應當知道的。人人都得吃麵包，而且知道怎樣吃。可是你們學會作的事，只是嚼舌根罷了。」

「喂，喂！給我們一隻船！喂！」從我們離開的河岸傳來這樣的聲音。

「又有胆小的人在叫了！德軍聽得到他們！連安安靜靜等着也不能，」塞夫加說。

「我們繼續沉默了一會。普拉頓開始吃勁這漿。顯然他要說其他的話，發洩他的不滿。

「塞夫加，你想想一下，斯達林對這一切要怎樣想法。他總要依賴他們，像我依賴我的列夫科一樣，可是他們到這里來這一套——老人，把我們渡過去！」

「你聽到斯達林同志的演說了嗎？」特羅燕邊問。

「沒有，我沒有，」普拉頓輕輕的回答並嘆氣。

「是呀，」塞夫加說，「就想想斯達林教導了他們多少年，普拉頓。可是他們逃跑。他現在還正在說：你們在作什麼？他說，站穩脚步，莫胆敢逃跑！你們逃得越遠，

血要流得越多。不啻你們兵士的血，却也有母親們和孩子們的血。這是他的演說！」

「斯達林同志從沒有說過這個話，」特羅斯基迂回的反駁。

「若是他沒有說過，他要說的，」塞夫加說。「斯達林問什麼？他比民衆所想的，還是他說的事。……」

「我不知道你怎樣感覺，塞夫加，」普拉頓說，「不過就我觀，莫斯科希特勒，就是蘇俄也不能把我從德瓦泊河或符司納河趕回。」

「這說來容易，爺爺。你應當等着看一百日攻克！」梭拉頓對普拉頓辯論說。

「我看到的又怎樣？」普拉頓打斷他的辯論，不願聽那辯論說。——在蘇俄說他沒

有把握的，無論怎樣，要他當首領的，他是不承認的。——在蘇俄說他沒

把握了。現在拿我的例子來在哈爾濱，中夫加說，蘇俄的軍隊是全國人的軍隊，不

是蘇俄的軍隊？……出克！……」拉頓說着什麼話。「長官的軍隊是全國人的軍隊，這

是，這和那來都是這讓！」

「我問他聽不住重聽他的話，他是那樣令人痛苦。當時他，他聽不見，他聽不見不

平的老人。

「「爺爺，你真的想這對我們並不艱苦嗎？你真的想痛苦和悔恨不在撕扯着我們的靈魂，用地獄的火使我們的心苦楚焦枯嗎！」我一直責問他。

「「我有什麼可想的？」普拉頓一直看着望着我反駁。「你自己想呀！生活現在屬於你們，不屬於我。我只願在你們離開之前告訴你們：你們在從錯的瓶子裏倒酒。你們現在所喝的是悲哀和悔恨。這對人間沒有什麼用處。這不是你們喝的東西，孩子。這是女人們喝的東西。你們兵士們現在所要喝的是憤恨敵人的烈性的酒，是的，猛烈的憤恨！這是你們喝的東西。悲嘆呻吟不是你們的事。悲哀像虫子似的侵蝕人的內心。戰勝的人是能很快的了解環境，並發盛怒的人，並不是到處發悲哀的人！」普拉頓說，於是沉默下去了。他終於將他的思想表達出來了。這是他的權利。堅毅大方，他莊嚴的坐在船尾，從我們的頭上一直向前面凝視。

「正在這時候，一顆砲彈離開我們不遠落下來，激起很大的水花。

「「這會把魚打暈，」塞夫加的聲音說。

「……」這聲沒有聲罷，「普拉頓說。『前年冬天它們以為可怕的嚴寒來了，得不到足夠的空氣呼吸呀。現在德軍用手榴彈來保它們了。世界上的一切，甚至連河裏的，他們都弄消滅。……我們到了。』」

「船輕輕的在沙上磨擦。我上了河岸，完全沒有了感情，同時也變成一個完全不認識的新人了。彷彿得司納河勝我的悲哀，我的悔恨，和退却的絕望完全吞食了。我周圍周著厚。大火在得司納河那面燃燒。這種熊熊的烈火用一種新的方式照亮了我的心。一種忍受不住的火焰燃燒着我的全生命。我在當時覺得，若是我撲回到得司納河，水都會在幾兩兩分開。這是我永遠不會忘記的事。……我們向兩個老人告別，連忙蹲矮下去去。」

「『等一分鐘，』普拉頓靠在槳上說。『你們要我們告訴德軍什麼話？我們怎樣和他們相見，怎樣看他們的眼？』」

「『告訴他們，我們要回來。莫要焦心，老人，我們要回來，』特羅燕邊努力鼓勵他說。」

「普拉頓向比特羅燕達更遠的地方看，並輕輕的吐唾沫。

「喂喂喂！用船渡我們！」從對岸傳來這樣的喊聲。

「再會，多謝，」和我同走的同伴們進入柳叢時，輕輕的說。

「走你們的罷，」塞夫加淡漠的說道。普拉頓什麼話也沒有說。

「我們進了柳叢。我在別人的後面走，想着老人普拉頓。我想，他對我們沒有憐惜，他沒有在我們的道路上撒滿眼淚，他夜間在我的心裏激起了火，是應該感謝他的。……我自己想，爲什麼你有時候那麼殘忍刻薄呢，於是突然停住了。我轉回身，向得司納

河回跑。

「在向老人普拉頓告別時，我有話要得告訴他。我急跑到河岸。

「普拉頓拿着槳站在水邊上，像一個古代的先知，一動不動，顯然在看看我們。

「再見，爺爺。原諒我們不能保護你的老年，」我說，哽咽不能成聲了。「我們

永遠不……」

「一呔，走開莫讓我看見，」普拉頓說，連看我都沒有看。

「眼淚從他的有皺紋的黑色面頰上滾落到得司納河裏去。」

「朋友們，這就是一切了。這就是我的全部祕訣，」科羅多白上尉說，於是燃起烟管來。

掩護壕裏的人發出深的嘆息。

「現在我是蘇維埃聯邦的英雄。我殺死了許多敵人。有許多人我在進擊時打死，在退擊下壓死的也不在少數。若是你們相信我，有時候我壓德國人的骨頭都覺得惡心了。我自己身陷重圍也不止一次。但是無論在什麼地方作戰，無論敵人的旋風怎樣在周圍狂颺，老人普拉頓在船上在我心裏燃起的火焰，他們絕不能滅熄。……我們的生命有什麼意義？我們的血有什麼意義，在我們全國，各民族都在受苦的時候？」上尉的聲音像警鐘一樣響亮。

「我們作戰的時候，彷彿我有一百隻手，我的憤怒和憎恨增加百倍！這是事實。」

科羅多白上尉短短的笑了一聲。



「可是我一生中最願意作的事，便是戰後到得司納河去看看老人普拉頓。……」

「並且告訴他說，他錯誤了，蘇維埃聯邦的英雄。請位晚安！我們的詭計怎麼樣？」

「保羅司·……」蘇維埃的愉快的聲音從門口傳來。他站住那里已經有半點鐘了。

「並且爲他教給我的事，向老人普拉頓脫帽致敬，」上尉說，彷彿沒有聽到新來者一樣。

在掩蔽壕裏沒有一點聲音。沒有一個人動，彷彿全坦克隊人的思想都仍然遠遠的在得司納河上一樣。

「不用，上尉同志，你不用向老人普拉頓脫帽致敬了，」一個年青的坦克兵嘆息着說。

人人都向說話的人轉過身。原來是伊凡·多羅包特。他站在掩蔽壕最遠的角落。他似乎特別受上尉的故事感動。

「上尉同志，老人普拉頓已經不在人間了，」多羅包特說。「你們一跑進柳叢的時候，德軍便跑着來了。因爲老人將你們渡過來，他們打他打得可怕，並且要槍斃他，

這時候有命令要他們立刻過河。這是一點運氣。他們擠進船裏去。老人普拉頓將他們划到河中間，于是他說道：「塞夫加，原諒我！願上帝原諒我。」「你也原諒我，普拉頓！」塞夫加說。「也願上帝原諒我！」說着他們突然舉起槳，向右手一撲，使船翻掉了。什麼都沉到水底了：機關槍，德軍，和兩個老人。只有我對付着游泳到岸上。」

「你是誰呢？」科羅多白上尉輕輕的問。

「我是塞夫加的孫子。我是孫第二個槳的人。」

「站起來！」科羅多白發命令。

人人都站起來。這個兵士的家庭默然站了一分鐘。

上尉蒼白嚴肅。他閉目站着。以後他緩緩跪下一膝，人人都學他的榜樣。

「你們準備齊作戰了嗎？」科羅多白問，並且像得司納河上的老人普拉頓一樣，聳立在他部下的面前。

「怎樣的砲火我們都有了準備！」

沉默充滿了掩蔽壕。戰壕裏也是安靜的。只有遠遠的在地平綫上，探照燈的明亮的

別在天空中獎勵。

一九四三年八月三十一日譯。

## 死 後

B · 高爾巴托夫

佛干諾夫中尉的生活用幾個字便可以敘述：童年，學校，軍事學校。但是關於他的死，却必須寫許多卷書，作許多史詩。在最長的生活中心僅有三點鐘值得一生，是有時會發生的事。在佛干諾夫是他的最後三點鐘。

在這三點鐘內，他升到了超人勇敢的最高峯，在這種境地不復有生或死，不復有世紀的界限，却只有永恆和不朽。在這幾點鐘內費多爾·佛干諾夫的生命被燒滅了。但是德國的坦克並沒有過去！

佛干諾夫的礮兵中隊從前方回來的時候，全團的人都出來迎接。全團的人都懷着敬畏的心看着那些人，那些礮，彷彿他們是初次見到一樣。從這時候起，這些人成了歌和故事中的<sup>人</sup>人物；這些半燒毀的礮屬於博物館和歷史了。但是礮兵們自己對於這毫無所知。礮車上輪着他們的司令官，他們憂傷的，默默的跟在後面走。

費多爾·佛干諾夫被埋葬在一顆白楊樹下，正在村子外面。最後的告別話說過了。最後的禮礮聲消滅了。書記將佛干諾夫中尉的名字從名冊上取消，團又回到正規的戰爭生活了。

但是晚間在所有的部隊裏，所有的掩蔽壕裏，在飯廳和野戰病院裏，只有一個談話題目——佛干諾夫的英雄事業和死。親眼見到的人要回答雪片飛來的問題，人人也都自己盡力回想以前的事。沒有在佛干諾夫生前見過他的人都惱怨自己：「你就想一想！這樣一個人活在我們中間，我竟讓這樣的機會錯過！……」認識佛干諾夫的人極力回想每次和他的會見，他所說的每一個字，無論和現在的事有無關係，和他的習慣——「他喜歡賽馬，」一個騎馬送公文的人說，「他願給出一切的東西換一盤蕎麥！」廚子回想起來了。雖然他們的回憶有許多並解釋不了這位英雄的勇敢或偉大，可是他們還繼續熱切的回想，彷彿他們要將最小的碎片也搜集來，以匯湊成死者的畫象，深印在記憶上面，等到以後年老髮白的時候，可以向子孫輩敘述他的故事。

團裏的英雄費多爾·佛干諾夫這樣再生了，開始過一種新的生活。他或者不完全像

那個生前纏髮的少年了，却成了按照全團人的意見，一個英雄應當成爲的樣子。

以後有一個人找到一張小照。給他的同志們看。人人都在照片上看到一個對人生大轉着眼的漂亮年青的軍官。他們從沒有看過他在團裏這樣衣冠楚楚。以後黨部的書記給他們看佛干諾夫的黨證。小小的照片上沾了血，這血正在他的前額和兩鬢上結了餅。人人都說這一張象正像他。特務兵多羅霍夫看了照片好久，請書記借給他一夜。他整夜忙看畫了一張佛干諾夫的大畫象，早晨拿來給同志們看。人人都說這張畫象是很相像的。有人說鼻子不同。佛干諾夫的鼻子是扁短上翹的。但是特務兵激烈的反駁道：

「他活得美，死得美，你却要一個醜鼻子。不行！讓他在一切上都美！」

這個畫象在師的新聞紙上複印出來了，看到的人都自言自語的說：「活像！」並將這份報留起來作紀念。

佛干諾夫留下了很少的東西，不過却留下了他的手槍，就是他們人人都有得手槍。雖然這隻槍沒有鏤銀，甚至沒有任何特出的標記，而且多半並不比別的槍好，所有的指揮官却突然都有一種熱望，想永遠使這手槍歸自己所有，彷彿它是榮耀的護符。

「你們是怎麼一回事，你們沒有自己的手槍嗎？」中校生氣的問道。向他要手槍的請求像雪片一樣飛來。但是政治指導員說，將佛干諾夫的手槍給予礮隊成績最好的指揮官，才算是公平。於是團裏開始了競爭，拿佛干諾夫用來擊退德軍最後進攻的手槍作為獎品。

佛干諾夫以前所指揮的礮兵中隊補充了。從沒有見過佛干諾夫的新人進來了。但是從第一天起他們便自稱「佛干諾夫部下」，因為那個中隊人人都這樣自稱。新的指揮一點也不因這生氣。他甚至還有一點驕傲呢，彷彿他也沾到前指揮的不朽的榮耀了。是的，他驕傲他作了佛干諾夫礮兵中隊，人人知道的佛干諾夫礮兵中隊的指揮。

報館的訪員成羣的前來，熱心訪探兵士們關於佛干諾夫所能述說的事實，最近（一個初春的早晨）還屬於事物之常，現在却已經成了故事材料的事情，他們連最細小的也收集。費多爾·佛干諾夫的新聞傳遍了全國，關於他的短短的一生，用幾個字便可以述說，關於他的死，却必須寫許多卷書，作許多史詩。

新聞傳到費多爾·佛干諾夫在那里降生的，遼遠的西伯利亞村落裏去了。他的母親

讀到了敘述中尉英雄事業的文章；但是在全篇稱讚勇敢和英雄思想的長文章中，她只看出一件事：費多尤須加死掉了。她哭起來了。她倒在她隣人的懷裏，在她的溫暖的懷抱中傷心的哭了很久。她的隣人也沒有極力安慰她。她只說道：

「哭夠了罷，斯提盤諾夫那。你應當哭泣，但是你也應當驕傲！」

在鄉村學校中，老年的教師突然中止了功課，用因為感情而發着顫抖的聲音說：

「孩子們！費多爾·佛干諾夫，那個不朽的英雄……一個縉髮的少年……以前坐的是這張桌子。」

所有的孩子們都回顧現在被萬紐須加·葛萊地海和皮提亞·科司提科夫坐着的書桌，他們兩個都矜矜的紅着臉。這時候老教師的眼睛全釘視着書桌，再也說不出一句話來了。

在集體農民們集會的時候，決定將集體農場，村莊，和整個區域都更名費多爾佛干諾夫，並且在村莊的草場上立一個紀念他的紀念碑。不久以後從城裏來了一個年青的彫刻家，向佛干諾夫的老母要她兒子的照片。她將她所有的照片都收攏來了——其中有一



張照的費多尤須加是一個綵髮的學童，一張照的他是漂亮年青的指揮官——但是沒有一張滿彫刻家的意。他不是來給一個孩子立紀念碑，却是給一個嚴厲的戰士！於是他就照他所夢想的立了一個紀念碑：費多爾的對人生大睜着的眼睛是還留着的，還有他的綵髮和前額，但他却是一個成年人的，嚴厲的戰士，彷彿費多爾·佛干諾夫在死後還繼續生長成熟一樣。

我願看看那個紀念碑。我羨慕佛干諾夫。我還有多少時候可活呢？或許一點鐘，或許一個月，一年，三十年。……但是費多爾·佛干諾夫却要永遠活着。他將永久站在他本村的草場上面，永久美麗而且年青。後世要追憶他的短促的生和英雄的死，而且將他的事告訴後代的人。這便是不朽。

一九四三年九月二十一日譯。

## 西紐恆中尉

A · 科羅波娃

……突然完全的沉默停止，森林怒號起來了。子彈像火柴似的打着樹幹，從樹皮上擦出火花。一級中尉西紐恆腿部受傷，躺臥在舖在地面的摺起的被單上，兩個紅軍的兵士沒有放開被單，平臥到地上了。現在他們用最後堅持的努力，要爬到森林那里去，並拖着他們受傷的同志。他們進行得很慢，在那滿舖着大堆枯濕樹葉的很厚的黑泥上面，用肘支持着自己前進。

他們三人在敵後偵察回來。除了一人受傷之外，一切都很順利，但是現在他們被敵人看見了，所以在敵人自動來福槍的如雹的彈火下前進。

在他們和森林之間，有多刺的金雀花的高叢，他們小心的爬進去了。這里比較安靜。子彈在枯枝間呼嘯旋轉，像是小小的林間的鳥雀一樣。

西紐恆中尉心裏想，若是他們兩個將他留在那里，自己繼續前進，是最好的，但是

他下不了決心這樣說。

他躺在被單上面，因為要努力使受傷的腿不在地上拖，並且不發出呻吟聲來，他全身都緊張。拖着 he 前進是沉重的工作，他們三個人都明白這樣子是走不遠的。

他必須下決心。

死亡雖然不斷的在西紐恆中尉旁邊大步走，可是以前從沒有佔據過他的心思。死亡對於他是一種抽象的東西，至少是和他沒有什麼關係的。他簡直就不會死——這就完了。這是他和母親離別時告訴她的話。現在他第一次開始想到死。

『原來是這樣的：森林，傷，德國人。……可以說得簡單得多——死！』

他個緩緩的爬，較他們應該作的要緩得多。子彈打進緊靠跟前的泥裏去了。發臭的泥花濺在中尉的臉上，他覺得他的兩腮彷彿受骯髒的濕鞭抽打一樣。

他必須下決心。

『聽着，同伴！』西紐恆說。『你們把我藏在短叢中什麼地方就是了！』

紅軍兵士拖拉西紐恆所綸鳳的被單，經過一小片凸起的地。中尉沒有及時抬起受傷

的腿，不由己的發出呻吟來。兵士們沒有說什麼話。

他心裏似乎有種東西突然斷了。完全不顧自己生命的觀念使他沉醉了。

「紅軍兵士德亞杜須金，」他用微弱沉悶的聲音說。「紅軍兵士伊凡尼玉克，我命令你們把我藏在矮叢裏面，並且向前爬到我們的陣綫。不服從，」他用平常的聲音繼續說：「不服從……」

在他們已經開始爬走的時候，他突然輕輕的在他們身後叫：

「伊凡尼玉克！伊凡尼玉克，你的第一個名字叫什麼呀？」

「彼得。」

「彼得，」西紐恆低聲說。「彼得，老人，最要緊的事情是要到達那地方。我請你盡力作到最好。躲開子彈。你記得你必須報告的事，不是嗎？德軍在西弗意羅格。在格羅莫夫加村有一百坦克。現在走罷！」

西紐恆中尉的英雄事業這樣開始了。

自動來福槍沉默下去了。西紐恆躺在矮叢裏面。實際上這矮叢並不是，只不過是上

面已經沒有一匹葉子的一些光枝罷了。轉過頭來，以便使自己可以從交插的樹枝中向上看着北斗。他向天空凝視。天空裏充滿了閃閃的光亮，似乎像水一樣透明，所以星辰看來彷彿在天空的深處寒眼閃灼。中尉看着天空，等待着。

一個暈頭暈腦的鹵莽的擠奶女子，提着滿滿的牛奶桶，輕步在天空走過。但是奶桶是漏的。這是天河的來由。我絕不娶這樣的女子。我的妻是不同的。

看着北斗，他想：「她將一個淺鍋放在爐火上面，已經是白熱了，完全熾熱了。奶完全沸出來了。她們都是像那樣子。我的妻是不同的。」

他極力使心裏想着輕鬆愉快的思想，以便時光可以更快的過去。時光彷彿被凍得絲毫不動了。他拿出他的錶來。四點鐘了。他們應當到了那里了。但是他決定再等一點鐘，再等一點鐘不思想。他準信他們已經派救護車來救他了。

在他平躺著完全不動的時候，他不覺痛苦。但是稍稍有點動作，痛苦便開始了。一上來他的腳正在膝上的地方，像鐘一樣的噠的噠的跳動。以後一種劇痛開始了，彷彿耗子要從裏面咬道出來一樣。痛苦使得他的眼前有紅綠的小光點浮動。從他在黑暗中所繪

臥的地方看來，彷彿在矮叢外面，有人在用松球燃銅茶炊，所以有火花飛舞。他沒有力量看他的腿。他只覺得腿是沉重的東西，已經不是他身體的一部份，却用痛苦的繩索縛在他的身上罷了。

他閉起眼來，立刻看到兩個紅軍兵士。他臉靠地，兩腿伸張開輪着。他立刻明白這是昏迷——伊凡尼玉克和德亞杜須金多半也像他一樣在地上輪着。他們不會到了司令部，不然救護車早就會來救他了。

他睜開眼，向周圍看望，看着矮叢，看着在上面閃耀的天空，看着林邊，於是這思想從他的心頭閃過：「這是結尾。」

蒼白的黎明的安靜被不遠的大礮隆隆聲嚇跑了。一顆礮彈在很近的什麼地方爆炸了。

「是砲火，救護車不會來了。」

因為現在一切都清楚了，因為沒有什麼可等的東西了，他便失去一切驚恐的感情，只是不動的躺在那里，不浪費一點精力，以便使他還可以生活的時間，一點點也不致減短。

。生命一分鐘一分鐘的緩緩的流出，像沙漏中的沙一樣。彷彿是從他身體裏流出來的。  
他開始顫抖。他不再覺到什麼痛苦了，他只是顫抖而又顫抖。

天明了，有霜而且清朗。

西紐飯從昏厥中甦醒過來，覺得有種重要的事情必須作。不過是什麼事情呢？他盡力連續的思想，不被那開始使他苦楚的劇痛所制服。

他們沒有來救他。……他的思想遊離了，成爲切線形飛到莫斯科，飛到喀羅西涅街上他家人所住的房屋。他必須不斷的收回心來。

他們沒有來救他。這是那兩個人陣亡了的意思。他們沒有走脫。這就是說他們沒有到了司令部——要不然救護車會來了。這就是說他們在司令部不知道：在格羅莫夫那有德國的坦克，在熱梁諾須加村他們將糧倉改成了砲位，而且敵人調軍隊到了西弗意羅格。他們在司令部不知道這些事。德軍要進攻左翼，切斷大路。他們可以用一百坦克作戰——可是他們在司令部却不知道！這就是說，他在濕地裏所過的兩夜，餓餓，他所吃的生菌，他因之失去了腿的事情（現在他準確知道他沒有腿了），都是毫無所謂的了。

就是腿的喪失也是毫無目的了。可憐的母親呵！他怎樣將這個消息告訴她呢？同時他也明白了無須告訴她，他拄着柺杖回去的時候，她自己就會看到了。……

他常常帶着開房屋的鑰匙。無論他到什麼地方旅行，他總可以回到家，一直進去到茶桌。他因事旅行總歡喜在黃昏回來，在家人正坐着用茶的時候。他會欠着腳輕輕從走廊穿過，一直走到茶桌。喂，我到這里來了！他的母親會兩手扣在一處。他總是好兒子，總盡力使事情快她意。現在他也還帶着鑰匙（他並沒有丟去罷？）只是他現在不能無聲的走過走廊——柺杖扣着地板作響（可惡！他們總將柺杖作成這樣），而且他也不能給她帶回什麼快樂。

他的思想又飄開了，他不得不把它們攔拉回來，彷彿它們是拴在長繩的一頭一樣。『離司令部有二公里，』他想。『最多也不過二公里半。』

西紐恆側過身子。他的腿很沉重，他覺得彷彿必須用兩手力拉它，才可以使它隨着身子的其餘部份轉過去。他將矮叢推開。他還沒有這樣接近，這樣詳盡的看過地。這里並不是戰場，但是這里的地也被礮彈擊起，彷彿預備播種一樣。凸起間下的地方他都可



以觸摸。他的高爲這塊土地流血。戰爭的粗笨的手拆了它的身體，將它內部的東西全撕扯出來了。它的最隱秘的部份，許多世紀來被溪流沖洗的土壤，和成堆的腐植土所遮蓋，突然被暴露，被拋到表面上來了。易碎的細沙和凝着的油質的泥土都被削去，露在礮彈洞底上。在大地的身上，敵人的礮彈打出傷口大張着的黑傷，被分裂的植物的根懸在那裏擺動，像打斷的筋一樣。

可憐的大地呵！他在地上爬行，彷彿是一條被犁頭砌斷的蟲。至少快度是一樣的。他到礮彈洞的時候是這樣精神力竭了，他幾乎跌到裏面去了。他覺得軟弱無力，他連半米突，甚至四分之一米突也爬不開了。他已經懸掛在洞邊上了。意志力，僅只有意志力幫助他脫開。

「回去多麼好呵，」他疲倦的想，「在那里騎着多好呵，睡覺更好了。」但是矮叢看來離得那樣遠，雖然實際上離得很近，不過十米突罷了。爬這十米突要費他兩個鐘頭。所以他在礮彈洞的邊上睡着了。他醒來的時候，天在下着雪了。

他將四方塊和羅盤針取出，便將行囊拆開。這時他便爬行，爲自己立了一個目標：

「我就爬到那棵樹跟前。我便在那裏騎一會。」但是離樹有十五米突——要爬三點鐘。他雖然盡力作，也不能使自己服氣。他仍然有舊時的空間觀念。他自己打了折扣，不情願的選了一個新目標：「我要爬到那一叢薔薇跟前。」但是到薔薇跟前也足費了一點鐘。在薔薇那兒他丟下他的袋。不僅空閒對他開玩笑，三級重音是顛倒了。他的袋是他父親給他的禮物，成了一種營養。他第二次在一片光的艱草中跟前停下時，他扔了他的羅盤針。他必須爬過路軌。他已經將身體的上半部拖過路軌的時候，他的受傷的腿夾在兩輛臥車之間了。他掙不脫。若是他有方法那樣作，他會將腿砍掉！最後他想法將腿拉出來，無力的滾下地去。有一處露天的廚房被德軍匆匆拋棄了，他從那裏爬過。鍋邊在發着，但是他沒有力量欠起身來夠到蓋。他從袋裏取出一個四方塊，吞下去了。

他的身體首先不行了——他的心還工作着。只有憑着意志力，他強迫他的筋肉動作。現在爬一米突要費他一點鐘。他的腦子也漸漸不行了。大的黑蜘蛛網開始在膠黏的蛛絲中糾纏住他的思想。只有一種思想在這時圍繞着他的一團漆黑中光明的閃耀：「德軍在西弗意格羅。」

夜裏大風狂吹起來。

因爲不寒暑老抬着頭，他把臉緊貼在地上往前爬。他的面頰擦出了血，他的嘴常常是雪。他的汗透了的衣服現在像五金片一樣發響。他的手指發痛，以後凍麻木了。他將手指放到嘴裏。他的嘴是溫暖的，特別在舌頭下面。他的手指融化了，但是這引起劇烈的痛苦，使他的眼裏有了淚，他覺得彷彿可以像小孩子一樣銳叫起來。他堅決的往前爬，重覆的說着『德軍在西弗意格羅』，以便不要忘記。有時他像孩子一樣，把字顛倒說：『德軍在羅格意弗西。』突然血從他的鼻子裏湧流出來。

『同伴，』他說，雖然並沒有人在跟前，『我完事了！』  
伸出一隻手去，手指被凍得又腫又彎，伸不直了，他在雪上寫着：

『德軍在羅格意格羅。』

幾乎正在司令部前面，一個騎軍的哨兵遇到一個凍得半僵的受傷的人。他已經昏迷不省人事。他因爲奇怪的努力向前動，身體癱瘓着。雪上因爲他的呼吸結了一層冰殼，

在雪上寫着：

「德軍在西弗意羅格。」

那天夜裏我們的部隊出乎意外的進攻，將德軍驅出格羅莫夫加，並且用錯形的行軍奪得了大村莊西弗意羅格。

一九四三年八月二十日譯。

## 查佛龍科夫上校

V · 科謝甫尼科夫

他的飛行的衣服鬆鬆的穿在他的消瘦的身體上。衣服已經襤褸，有些地方在他夜間燃着野火打盹時燒了許多洞。他的未修剪的紅鬍鬚，和臉上滿染着泥的深的皺紋，使他看起來比實際上要老得多。

查佛龍科夫上校因為特別的任務，在三月裏降落到敵後，現在開始化了凍，各處的大小河流都漲了水，穿着透濕的靴從森林裏回去，不是一件容易事。一上來他只在夜間行走。白天他在洞裏或其他地方藏着。但是現在因為怕飢餓完全消耗了他的力量，白天裏他也極力向前走了。

查佛龍科夫上校已經完成了他的任務。他現在還要作的唯一的事情，便是要將約兩個月前在附近降落的無線電工作員找到。

『完成他的任務！』這現在說起來多麼簡單呵。他是一向連一兩過重分量也沒有的

人，他在這樣工作上消耗了多少體重和精力呵。

在過去四天，他幾乎就全沒有東西可吃。在濕透的樹林中急迫前進，他的飢餓的眼睛渴望的看著樺樹的白幹，他知道那種樹皮可以搗成粉。在裝炸藥的罐子裏煮了吃——一種有木味的微苦的粥。

上校在事情艱苦的時候，有一種自己辯論的方法，彷彿他有一個有價值的，忠實的同伴在身旁一樣。

「把出常的情況記在心頭，」上校沉思，「你可以走上最近的大道。要是那樣的話，你還可以有機會換換鞋呵。但是，一般的說起來，幾顆孤獨的德國運輸，也就表示你幾乎是日暮途窮了。而且像俗語所說，胃的喧嚷將你的理智的聲音壓倒了。」

因為習慣了很長時期只有一個人，上校能夠繼續自行辯論，一直到他疲倦了，或者如他自己所承認的樣子，他開始胡說起來了。

他覺得他和他辯論的這第二個人，一點也不是一個壞人，却是一個可以和他談談的人，心正而且富有同情。只有在很少的時候，上校鹵莽的打斷他的話：「你呀，你可以

體與說空話，但是莫要忘記了睜開眼睛。「微有沙沙的聲響，或者在融化的雪上見到雪鞋痕跡的時候，他便是這樣喚醒自己。

上校以爲他的第二個自我是一個稱心的，了解事情的人，這種意見和他的同伴們是有些不同的。在分隊裏，上校被人認爲是很不容易和人情投意合的。他言語簡短，態度矜持，並不能使人願意和他友愛的開誠相見。對於第一次來作事的新來者，他找不出一句友愛的，鼓勵的話；反之，他却用最入微的方法，盡力用他們所要遇到的危險吓唬他們；這時候他倒真是越說越動聽。

有時候他在飛機就要起飛的時候，將一個人攆出來。

「胆小的人！」他會叫道。「我不用你這樣的人！」於是砰的一聲將機門關起來。

成功歸來的時候，上校極力避免別人的慶賀，找個最小的藉口便溜走了：

「對不住，諸位，我要得刮刮臉，我現在看起來倒更像一個刺蝟，」於是他便到自己的住處去了。

他向不喜歡談他在德軍後面的工作，只限於向長官報告。在工作後休息時，他偃臥

在床上，並且睡眠朦朧，面色憔悴的來吃飯。

『不是一個很有趣的人，』是一般的意見，『倒是有些令人厭倦的人物。』

有一個時候流傳一種謠言，這倒可以替他的行為辯護。傳說他家裏的人在戰爭一開始便被德軍殺死了。聽到了這個流言，上校有一天手裏拿着一封信去吃飯。在吃湯時他把信老放在前面。

『我的妻子寄來的，』他簡捷了當的說。

聽的人彼此相望。有許多人帶着失望的神氣——因為他們願意相信，上校因為大悲哀，所以成爲這樣一個遁世的人。但是結果却正相反。

上校又簡直憎惡提琴。提琴聲音使他起的反應，像刀刮玻璃對於別人一樣。

樹林是無葉的，滴着水。濕透的地滿是洞，洞裏滿是澱水——去年的雪都變成雪水了。十分疲倦，獨自一人走過這樣荒涼的地方，是悽慘的事。

不過上校却存心選了這條荒涼的路。路上遇到德軍的可能性更少。地方越荒涼慘淡，他便越放心的向前走。



惟一的缺陷便是銳敏感到的飢餓的痛苦。有時他的眼前起一層霧。他停下來揉揉眼，這還無效的時候，他使用拳搥搥臉，使血好到頭部來。

順着山谷往下走，上校轉身向邊上是冰，從巖石上流下的小小瀑布走去，並且喝水。雪水的味道使他發惡心。但是他還繼續喝，以便把胃口的咬痛止住。

黃昏到了。融化的薄雪上有淡淡的陰影。天涼起來了。水潭凍了，冰在脚下作響。濕枝上蒙了一層冰；他用手把它們拉到一旁時，像玻璃似的發出響聲。無論上校怎樣盡力默然的前進，他每走一步總有爆裂和折斷的聲音。

月亮上來了。樹林發光了。無數的冰箸和冰潭反映着月光，像海中信號一樣發着亮。

無線電工作員一定在附近。若是要找的地方約有四公里的面積，他怎能希望立刻找到他呢？他或許找到了一個像獸穴一樣隱蔽的去處。

他畢竟不能在樹林裏一面走，一面叫：「喂，同志！你在什麼地方？」

上校從月光照耀着的叢林中前進。夜寒使他的靴凍了，變得和障礙物一樣又硬又

重。

他煩無線電工作人員，因為很難找到他。但是假若不費一點困難便找到他，他會更生氣了。

在埋在陳雪堆下的樹幹上失了足，上校在地上爬行。在他困難的跪起來，在雪中用手使自己跪穩的時候，他聽到背後有扳手槍機的響聲。

「站住！」傳來一聲低語的命令。「站住！」

上校的行動有點奇怪。他沒有轉過身，便去摩擦他的受傷的膝。但是用同樣低聲的德語命令他舉起手來的時候，上校轉過身來輕慢的說道：

「一個人已經倒下的時候，叫『站住！』有什麼用處？你應當立刻到我這邊來，用你的兩隻手槍打我；用帽子把手槍包住，槍聲便發悶，幾乎聽不到了。再說德軍向人間口號的時候，他總用最高的聲音叫出『站住！』以便使他附近的人也聽到，而且在必要時來幫助他。我們一再的教你們，都是毫無用處。……」上校站起來。他用幾乎聽不到的低語說了口號。他得到對方回應的信號時，點點頭，於是扶好平安帽，將手槍放回詞

袋裏了。

「可是你把你的槍準備好了！」

上校憤怒的看着無線電工作人員。

「你沒有指望我完全仗着你是一個聰明人罷？注意，」他不耐煩的要求，「最好指給我看看你的洞在什麼地方！」

「跟着我，」無線電工作人員說，仍然用不自然的姿勢跪着，「我要爬着走。」

「用不着爬，樹林裏一個人也沒有。」

「我有一隻腳凍了，」無線電工作人員低聲解釋。「疼得可怕。」

上校發着鼻息，跟在爬行的人身後。

「光着一隻腳到處跑，你在玩着什麼胡塗人的詭計？」

「我用降落傘下來的時候，飛機像魔鬼一樣動搖。我還在空中的時候，有一隻靴

已經脫掉了。」

「你真是好人。」於是他接着說：「和你一陣從這裏走出去真是一件好差事。」

無線電工作人員用兩手在雪中支持着自己坐下去。

「看這裡，上校同志，」他聲音裏有些怨恨的聲調說。「我並不想離開。你可以給我留點食物，自己忘掉。我的脚好一些的時候，我自己來應付。」

「是嗎？你可以看我替你搭起一個修養所！德軍沒有機會得到你的方向嗎？」突然變下身，上校驚訝的問道：「你叫什麼名字？你的臉面我似乎很熟識。」

「米海羅伐。」

「你真勇敢！」上校喃喃道。分辨不出他的聲音中是窘的成分多，還是怨恨的成分多。「好的。莫要介意。我們總可以從這裡出去。」於是他有禮貌的問道：「我能作什麼事幫你的忙嗎？」

女孩沒有回答。她肘沒在雪中向前爬。

上校的激怒的感情變成另外一種東西了，這不像那種感情明確，但却更爲令人不安。他記起了這個在他的基地受訓練的米海羅伐來了。他一瞥見她的時候，便不高興她——甚至在他心裏引起很深的憎惡。他簡直不明白她爲什麼到基地那里去——她又高又

美，是的，很美，頭上有可以自傲的頭髮，豐美的嘴唇在說話時似乎催人入睡。

她有一種令人不愉快的方法一直看進人的眼裏，所以不愉快，並不是因為她的眼睛討人厭；正相反，她有大的聰明正常的眼睛，太的睡人四周有金色的閃光。是的，她有很好的眼睛。他所以不喜歡她的眼睛，是因為它們那樣定神的看着人，上校受不了。女孩看出這個了。

還有她的梳頭的方式，她的金黃色的頭髮毛絨絨的閃着光，一直垂到大衣的領子！上校多次告訴她說：

「把你那個豬尾巴梳進去，莫要讓人看見。軍裝不是準備赴化裝跳舞會的。」

米海羅伐在她的功課上實在是努力不懈的：她常在下班後問上校許多問題，表明她對功課很了解。但是因為深信這對她無用，他只簡短的回答，並老是不耐煩的看着他的錶。

課後的監督人因為上校對於米海羅伐太少注意，所以勸誡他。

「她是一個好女孩。」

「她對於家庭生活是夠好的，」上校突然熱烈的說：「你要明白，監督同志，我們這一種的人是不准有什麼爪葛的。環境有時指示我們必須親手自殺。她呢？她能作到這樣事嗎？她會爲自己難過的！這樣的人有什麼用處？……」

要將米海羅伐去掉，他把她轉到無線電工作人員的一組去了。

偵察人員受訓練的基地營，是在莫斯科附近的一個休息家庭。寬大有頂的陽台，鋪着紅氈的地板，精美的家具——全部的空氣都使人想到和平的時日，所以人晚間對事情總處之泰然。有人會在鋼琴跟前坐下，那他們便跳舞。若不是到場的人都穿着軍服，我們幾乎可以相信，這是莫斯科外的休息家庭中一個平常週末的聚會。

高射破發響了，探照燈的白光照長的綑鬚搜索着天空——但是人用不着想這個。

功課完了之後，米海羅伐常常到會客室舒服的一角，坐在一張長靠背椅上，專心一意的讀書。她在跟前讀書的燈有一個很大的燈罩，安在一個巨大的桃花心木的燈台上面。這個女孩臉面美麗恬靜，態度安閑，頭髮散在背後，織指雪白，和掘地道工兵的技術，和使用橡皮柄的刀以便握得更緊，似乎是有些不配稱的。

海羅什看到上校的時候，便跳起來，立正站好，因為她相信有軍官親來她地窟。

依佛尼科夫上校不經心的對她點一點頭，便走過去了。那種激怒的感情又在他的心裏發作起來了。

那個強壯的人臉面黑瘦，像獵人一樣，他雖然有些疲勞受傷，却對自己也嚴厲苛刻。德國掘地道的工兵將通到汽車路的鄉村小徑埋了地雷。夜間他用幾乎無聲的小手槍槍斃班的人打死，於是奪了那個人的燈，在大路上代替了他的地位。

他指揮交通，發出必要的信號——紅與綠。一刻打雷車出現的時候，他放紅光阻止它順大路走，却用綠光指揮它走上埋地雷的鄉間小徑。

……他到通聯德軍參謀部的一根電話線，他將線割斷，騎着等待。一個管信號的人來了。有幾個自動來搶手跟隨着他。將電線修好，管信號的人走掉了。上校從電線上扯開線帶，將它放在地上。他的設計正像他所計畫的一樣發生了效力。斷定電線並未修好，管信號的人回來了，但是這一次只有一個人。上校將他刺死了。捲起電線，他將

它扔到草堆裏面，點火燒了。

又有一回他爬上德軍大倉庫的屋頂，將彈藥盒所裝的東西從烟突倒下去。從屋裏狂奔出來的德軍，他都用自動來福槍將他們打倒。

上校寧願作獨自一人的工作。他有種種權利可以這樣。自從他的妻和孩子死後，一種冰涼的痛苦使他寒心。在戰爭的第一天，一列坦克車從他們所住居的邊疆掃蕩過了，他們便被壓得粉身碎骨。上校不願顯出他的慙痛。他不願別人想像這種悲哀是他所以大膽的原因。這是他要隱瞞他的同伴們的緣故。他向自己說：「我的妻和孩子沒有被殺，他們還在活着。我不是卑下的。我像別人一樣。我必須無情的從事戰爭。」不，他不是卑下的。他集中一切的努力復仇。在這次戰爭中我們遇到許多這樣的人，他們心受了傷，驕傲，悲哀，強壯。

善良，幸福，仁慈的人呵！使你們的心這樣硬化，你們要吃怎樣的苦呵！現在無線電工作人員在前面爬着，他在後面行走，上校對於可以阻礙他定立活動計畫的事情，都極力不去想它。他又餓又弱，長途和凍腳的痛苦使他精疲力竭。她當然是指望他幫助的。



可是她不知道，他什麼事也不適於作呵。

告訴她事實的真相嗎？不，不能這樣作！最好使她提起一點精神來，同時他也節用他的力量，以後他也許能夠想點法子。……

在一座小山的陡坡上面，急流的泉水冲出一塊洞似的地方。結實的交織着的樹根懸在頭上，有的細如繩索，有的彎而堅韌，倒像一束生鏽的錨索。冰頂將洞隱藏起來看不見。在白天，光像從玻璃頂的陽台一樣透進洞裏來。裏面又乾又淨，地下鋪着一層松枝。惟一的裝置便是裝着無線電器械的方盒，睡袋，和靠着牆的一雙雪鞋。

「很舒適的地方，」上校說。於是觸觸地下的松枝，他說道：

「在這里坐下，把腳上的東西脫下來。」

「什麼！」女孩驚異憤怒的叫道。

「脫下腳上的東西。我要得知道你跛着一隻腳還中什麼用處。」

「你也不是大夫。再說……」

「注意，我們最好開頭有一個諒解，」上校說，「少回嘴。」

「哦，疼呢！」

「真要叫了，」上校說，一面用手撫摸他的暴青發腫的腳。

「好了，受不住。」

「你得受，」上校說。他將頸上圍的毛圍巾去下來。

「我不要你的圍巾。」

「你寧願要你那雙臭襪子？」

「並不臭，是乾淨的。」

「注意，」上校重覆說，「真想法戲弄我。你有一段繩子嗎？」

「沒有。」

上校舉起手，扯斷一節細樹根，將用他的圍巾包好的腳紮好。

「不致於發了，」他說。

以後他將雪鞋拿出去，用橡皮把的刀芒了一陣。他回來，拿了無線電器械，說道：

「來，我們走。」

「你要將我放在雪鞋上拖我往前走嗎？」

「我並不是要，事實上是不不得不這樣。」

「你要怎樣就怎樣——我在這件事上無可選擇。」

「這樣精神才對，」上校同意說。「順便問一下，你沒有什麼東西吃，有嗎？」他

問。

「這裡，」她說，從口袋裏掏出一小片碎餅乾來。

「看來並不多呀。」

「我只剩這一點了。已經有好幾天……」

「一切都光了，」上校說。「別人總先吃餅乾，將朱古力糖留到兩天。」

「你可以將你的朱古力糖留着自己吃。」

「我一點也沒有要請你吃的意思，」——於是上校離開了洞，無線電器械的沉重分

量使他彎折了身子。

走了一點鐘之後，上校明白他不能再走很遠了。雖然躺在雪鞋（或不如說用雪鞋作

的（雪車）上的女子，用兩臂推着車前進，極力來幫助他，他也覺得他的力量漸漸不行了。他的眼抖動，他的心急跳，彷彿黏在喉嚨上一樣。

「若是我告訴她說我完全不行了，她會驚慌的。但是我若挺着身子支持下去，結果事情會糟糕，」他自己這樣想。

上梭看着他的錶。

「喝點熱的東西倒不壞，」他說。

「你有燒酒嗎？」

「燒酒！」上梭叫道。「你用不着勸，不過我總不會給你燒酒。」

在雪裏掘一個洞，他用棍子作了一個出煙管，並用幾個綠枝和雪將出口蓋住。綠枝和雪作濾煙器，煙便可以看不到了。上梭拾了一些乾枝放在洞裏，以後從口袋裏掏出一個盛火藥的絲袋，撒一把火藥在乾枝上，燃了一隻火柴。

火焰上升，照着樹枝。他將裝炸藥的罐子放在火上，將罐裏裝滿了碎冰片。以後他拿起那層餅乾，包在手帕裏面，放在樹的莖幹上，用刀柄把它打成細粉。他將這放倒開

水裏，開始煮湯它。他將罐子從火上拿下，放在雪上涼着。

「好嗎？」女孩問。

「幾乎像咖啡一樣，」上校回答，將裝着棕色調製物的罐子送給她。

「不用，謝謝你，我可以不吃，」女孩說。

「在殺完了你的事之前，你要得不吃的機會很多，」上校說。「可是現時不要裝樣子。把這個喝了。」

傍晚時，他用棍子打死了一隻老白嘴鴉。

「你真的要吃那隻烏鴉嗎？」她問。

「不是烏鴉，是一隻白嘴鴉，」上校回答。

他在野火上將烏鴉烤炙了。

「你要一點嗎？」——他給她一半。

「任怎樣也不要！」她厭惡的轉開身子回答。

上校躊躇了一會，於是若有所思的說道：

『是的，這才公平，』——他將整個鳥都吃掉了。

點起一根紙烟，他覺得更爲高興了，問道：

『你的腳怎麼樣？』

『我想我可以將就着走一點路了，』女孩回答說。

『忘了罷！』

整夜上校拖着雪車，女孩一陣陣的打盹。

天要亮時，他在山谷裏停住了。

一棵大風暴時連根拔起的大松樹幹在地上。在大的樹根下有塊窪下的地方。上校將雪弄乾淨，在底上撒了些樹枝，又在上面鋪了一床被單。

『你想要睡覺嗎？』女孩醒來了，問道。

『睡一點鐘，不多睡，』上校說。『我現在幾乎忘掉怎樣睡覺了。』

女孩開始從睡袋裏往外爬。

『你要幹什麼？』上校用肘支起身子問。

女孩走到他膝前說：

「冷不冷你？這樣可以溫暖些。我們可以蓋上棉被。」

「我……」上校回答說。

「你這話，」女孩說。「你總不應怕冷吧，你要嗎？……你不冷嗎？」

「頭髮弄開，它使我鼻子發癢。我覺得要打噴嚏，而且……」

「我想你要睡覺了。睡罷。我的頭髮不礙你的事。」

「癢癢的，」上校有睡意的喃喃說，於是睡着了。

唯一的聲音便是往下滴的融雪。急飛的雲像急馳的烟一樣，使雪上有飛逝的陰影。

上校睡着了，拳放在唇上，臉上現出疲倦不堪的神氣。女孩在他上面俯下身去，小

心的將胳膊溜到他的頭下。

水滴的水從窪地上遮蓋的樹枝滴下來。女孩拿開胳膊，用掌遮着睡的人的臉。在掌

中滿是水的時候，她同樣細心的將水傾出。

上校睜開眼睛，坐起來，用手掌摩擦他的臉面。

「你兩鬢的頭髮白了，」女孩說道。「是那一次事情的結果嗎？」

「什麼事？」上校伸着四肢，問。

「你被判決槍斃的時候。」

「我不記得了，」上校打着呵欠說。他覺得不願記起那件事。

那件事是這樣的。八月裏上校炸了一個德國的大火藥庫。因為空氣的震動，他受了砲彈震動病，並被火焰燃燒了。德國野戰醫院的人要將他抬起來的時候，他還穿着燒焦冒烟的衣服輪在地上。他被和其他受傷的德兵一同送到醫院。他輪了三個星期。被送到前方以前，受傷的人被特別委員會審訊。上校和一羣裝病的人都被判槍斃。他們在最後一分鐘被緩刑了。他們被裝到運輸機上，送到萊爾納附近的地方去了。他們在這里被迫向俄軍作「心理的」進攻，一連自動來福槍隊在後面督戰。上校被我軍的子彈所傷。他被長途送我們的醫院過了兩個星期。

因為要換換題目，上校有些鹵莽，但却堅持的問道：

「你的腳還疼嗎？」



「我已經告訴你，我可以走了，」她動氣的回答。

「好。現在上雪車。到了時候，你再獨腳向前跳。」

上校將急就的雪車套在自己身上，又從雪水中緩緩前進。

同時下着雪，又下着雨。地是滑的。他常常走進滿是雪水的洞裏去。是灰色的陰沉天氣。上校也同樣淒涼的盤算，他們能否將就過河，河上的冰多半已經被水遮蓋了。

一匹死馬橫在他們的道上。

上校蹲下去，拿出橡皮柄的刀。

「你知道嗎，」女孩從雪車上坐起來說，「你作一切事作得這樣有效率，看着你是一種快樂。」

「你餓了就是了，」上校簡短的回答。

他烤了薄薄的幾片肉。

「有味呢！」女孩驚異的說。

「當然，」上校回答，「烤馬肉比牛肉好得多。」

吃過之後他站起來說道：

『我要向前去偵察偵察這地方。你在這裏莫動。』

『好的，』她同意說。『你也以為我胡塗，但是我漸漸覺得，現在一個人留在這裏是很難受的。我有些弄慣兩個人在一起了。』

『注意！不要這樣胡說！』上校回答。

但是這應用到他自己身上更爲適宜，因爲他覺得心亂了。天黑後他回來了。

女孩坐在雪車上，手槍放在衣兜裏。她看到他的時候，微笑着站起來了。

『坐下，坐下，』上校用在班上慣用的口氣說。他整齊一樣整齊，於是像打量女孩

一樣，看着她說：

『我這裏有了有價值的東西。德軍在離這不遠的地方建了一個飛機場。』

『怎樣呢？』

『沒有什麼。』上校回答。『上校無所事事地說：『你的無

線電器還可以用嗎？」

「你想通消息嗎？」女孩高興起來問。

「是的，」上校說。

米海羅伐取下帽子，並整頓好收音機。幾分鐘後，她問上校要傳送什麼。上校在她旁邊坐下。將拳頭放在一隻手掌上他說道：

「簡單說，是這樣的：我的地圖在水裏弄壞了。我不能指出飛機場準確的地方。我按照羅盤告訴經緯度。因為雲很低，地上的方位是看不到的。我們無線電的波長……告訴你的波長……這可以作他們到這地方來的引導。」

女孩取下頭上的收音機。她向上校轉過身時，臉面快樂的發着光。

上校捲了一隻新紙烟，連一眼也沒有看她。「注意，」他無精打彩的說。「我要拿了你的無線電器械到那邊去，」他用手指着方向並解釋說：「以便更近目標。你憑自己的力量想辦法去。天一黑，就溜到河那里去。冰是很薄的，所以帶一根竿或者合你用的東西。若是冰破了，使用起來方便。過去之後，便到瑪林諾夫加。在大約三公里以外。有

人在那里接你。」

「這一切都是很好的，」米海羅伐說，「只是我恐怕不能把無線電器械給你。」

「莫要這樣，」上校說。

「我爲這器械負責，我要不離開它的。」

「作爲一種自由的補充東西，」上校冒然說。於是突然生起氣來，高聲說道：「我命令你。」

「你知道，上校，你的每一個命令都要執行的。不過你很知道，你沒有權利從我拿走無線電器械。」

「可是你要想法明白，」上校發着盛怒說。

「我是明白的，」米海羅伐鎮靜的回答。「你要作的我的工作。」於是生氣的看着上校的眼，說道：「你在太發其火，要抓住實質，不干你事的工作。」

上校突然轉過身去。他要說會冒犯她，會發怒的話，但是制止住自己，他勉力說道：

「好的，你去作法。」於是彷彿要奪回自己的權利似的說：「自然你自己想不到，可是現在……」

米海羅伐輕視的看着他。

「我謝謝你這意思，」她說。

上校看看他的錶。

「你坐在這里作什麼？時間是短促的。」

米海羅伐從肩帶提起無線電器械，走了幾步，於是向上校回顧。

「再會，上校，」她說。

「前進，前進，」他突然說，於是向河那邊轉過身去。

輕霧罩着地上，空氣發着濕味，到處都可以聽到流水潺潺，水在夜間也不凍了。在這樣天氣死是特別不愉快的。事實上在怎樣的天氣死也不是很愉快的事。

若是在三個月以前，米海羅伐讀一本小說，書中的女主人公遭遇了其所經歷的冒險，她的美麗的眼睛裏無疑的會有一種夢幻的神氣；她會舒服的在軟被下挺起身來，想像

自己處在女主人公的地位；只在結尾，報復她所受的一切痛苦，她會救了驕傲的主人公的性命。他會戀愛她，但是她對於他一點點也不注意。

那天晚上她將自己的決定告訴她父親的時候，她並不知道這種工作需要超人的努力，她要學着在泥裏睡覺，要露天受凍受餓，要孤獨而且不幸。但是若有人詳細告訴她，她所要遭遇的一切，工作會怎樣艱苦，她會簡簡單單的問道：

「可是別人能作呵？」

「假設你陣亡了呢？」

「並不是人人都陣亡。」

「他們要使你受苦刑呢？」

她會沉思一會，彷彿向自己說話一樣說道：

「我不知道。我說不了我將怎樣作 我確實知道的是我什麼也不會說。這是你也知道的。」

她的父親聽她決了心的時候，他的頭低到胸上，用她幾乎辨不出的粗啞聲音說：

「這對你母親和我會是苦的，很苦。」

「爸爸，」她請求的說。「爸爸，盡力的了解。我簡直不能呆在家裏呀。」她的父親抬起頭來，她驚駭了——他看多麼蒼老疲倦呵。

「我是了解的，」她的父親說。「我的女兒若不是這樣，倒更不好了。」

「爸爸！」她叫道。「爸爸，你對我是這樣好，我幾乎要哭了。」

第二天早晨她告訴她母親說，她要加入學軍事課程的班，作軍話生。

她的母親面色變蒼白了，但是極力不表露她的感情，她說道：

「只是留心你自己，好孩子。」

在訓練的時期中，米海羅伐勤心學習，考試時她和在學校一樣興奮；知道她得了最優的分數時，她是多麼快樂呵。不過上校是對的。在反黑又冷的可怕的夜間，獨自在森林裏面，她一上來禁不住流淚，便吃了所有的朱古力糖來安慰自己。她在規律的間隔期內發電，雖然有時很想加上一點話，加上一點自己的私話來驅逐孤獨的感情，她却制止着沒有這樣作，以免用完了電池。

現在向飛機場前進，她才明白事情是多麼簡單。她在營中服役，濕透皮層，一隻腳凍壞了。以前她患流行感冒輸下的時候，她的父親要坐在她的床邊，向她誦讀，使她不敢睡了。她的母親臉上現着關心的神氣，在手裏將溫度表弄壞。因為她的父親不願專用溫度表試溫度。有人打電話來的時候，她的母親會苦痛的罵聲說：『是的，她病了。』她的父親會把電話包起來，鈴響時可以不吵擾伸女兒。現在德軍若很快的察覺她的無線電的方向，她會準死無疑。

是的，他們要殺死她，雖然他那樣好，那樣美，而且或許有天才。他們會讓加翰在可憎惡的濕雪裏面。她穿着皮裏的衣服。德軍多半會將她的衣服剝去。想像着她自己裸體躺在泥裏，她顫抖了。兵士們眼裏帶着可憎恨的神氣，會凝視她，會凝視她的軀體。她在克拉託弗過了一夏，這裏的樹林和那裏的很相像。那裏有同樣的樹。她在先鋒隊營的時候，那裏也有同樣的樹。有一張吊床，縛在雙裸的樹上，正像那裏一樣。那時候得米加在一棵構樹——正像那面的一棵——皮上刻她的名字，就生靈了。因為他傷了樹，她也不願和他說話。他跟着她，並用憂傷的，因此是美麗的眼睛看着她。



以後他們和解了的時候，他告訴她說他想要吻她。她閉起眼睛來悽然的高聲道：「只是莫在唇上。」他很興奮，吻着她的下頰了。

她很愛美麗的衣服。有一次派她到一個地方去報告的時候，她將她的最好的衣服穿上了。她的朋友們問她：「爲什麼穿這麼漂亮的衣服呀？」

在鏡子中照着自己，她心裏想：「我快樂。美麗是很好的。」

現在她在地上爬，又髒又濕，她的眼睛看着一切，耳朵注意的聽，並拖着發凍發腫的腳。

「他們要殺死我了。怎樣呢？得米加被殺了，還有別的人——都是頂好的。我將要被殺。我比他們好嗎？」

天在下着雪。水凍在她身下發出巴巴的聲音。舊雪一塊一塊的堆在窪下的地方。她往前繼續爬行。停下了休息，她會將頭放在腋窩，平放在雪地上面。她沒有力量爬到乾地方法了。

一個受傷的人總要爬到初步治療站，在那里他的傷可以敷藥藥好，他可以喝點水，

可以得到幸福的休息，別人可以照料他；她便像受傷的人一樣堅持的向前爬。

輕霧變成累的了，因為夜也是黑的。雲彩上面的什麼地方，巨大的船在飛行着。旗幟的航行者坐在椅子上面，眼睛半閉着，注意的聽着從傳聲器發出的最細微的聲音——但是無線電工作員的信號他聽不到。

駕駛員坐在座位上，無線電員和機關槍手也各在自己的地位，注意的傾聽傳聲器的尖嘯聲——但是沒有信號發出。推動機在陰沉的大空中劃出了一條道。飛機老是向前飛，但是仍然沒有信號。

於是突然間，幾乎聽不到，傳來第一次小小的信號。巨大的船隻轉回來了，憑着一點細微的聲音決定它們的方向；它們預兆不吉的，沉重的穿過雲的岸。像蟋蟀的歌聲，像小麥的沙沙聲，像微風中秋天的枯葉一樣的可親的聲音，引導着巨大的鋼船。

飛行的指揮者，駕駛員，無線電員，機關槍手，飛行的機械師，連米海羅伐自己，都知道：炸彈要向發信號的無線電所在的地方投下，因為那是敵機所在的地方。

米海羅伐跪在滿是黏土似的黑水的坑裏，身子伏在器械上面，手動着發信號的鑰匙

。陰沉的天空低懸在她的頭上。它是空的，沉默的。

她的凍腳麻木了，她的背和兩鬢都疼痛，彷彿有人用熱鐵的帶子擠壓她的頭一樣。她發抖。她將手放在唇上的時候，手又熱又乾。「我顯然是看了涼，」她快快的自己想。「不過，現在還有什麼關係呢？」

有時候她覺得她不省人事了。她睜開眼睛，害怕的聽着。在收音機裏她可以聽到信號又高又清楚。她的手顯然是機械的在捺那個發信號的鑰匙。「這是訓練的結果！我去了上校沒有去，是很好的。他的手能機械的發信號嗎？但是我若沒有來，現在我會到了馮林諾夫加了，也許會有人借給我一身暖短衣……那里爐子裏有火……一切都不同了。不久便不會再發生什麼事情了。……事情是多麼奇怪呵。我在這里躺在地上思想。但是還有莫斯科。那里有人，有許許多多的人。沒有人知道我在這里。總之我是頂好的！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勇敢？我似乎一點也不害怕。大概因為我病得很利害——這是我所以不害怕的緣故。……但願不久一切都成爲過去。實在的，他們在幹什麼呢？他們不明白我不能再支持了嗎？」

揮去眼淚，她側臥在坑的斜坡上，繼續發放信號。現在她可以看到遼闊的陰沉天空了。突然天空上有探照燈光，她可以聽到遠遠的飛機的沉重聲響。米海羅伐噙了眼淚，低聲的自言自語：

「哦，親愛的，親人兒。你們終於來找我了。我在這里。覺得這樣糟。」突然她驚恐起來了，「假若我發送的是這些話，不是信號，那怎麼了？他們要怎樣想我呢。」

她坐起來，清楚分明的發放信號，一面高聲向自己背誦密碼，以免弄混亂了。可以聽到飛機的喧聲越來越近了。

高射砲開火了。

「呀，他們不高興哩。」

她站起來。她覺不到痛苦，什麼都覺不到。她用全力捺鑰匙，彷彿她所發放的不是信號，却是命令——「消滅他們，消滅他們！」

分開墨水似的黑暗，第一個炸彈嘩啦一聲扔下來了。空氣的震動使米海羅伐仰臥下去了。火焰的金光反映在水潭裏面。沉悶的重聲使地下顫動。無線電器械倒到水裏去了。

米海羅伐想將它扶起來。呼嘯着的炸彈似乎直接向着她，向着她所臥的坑炸來。

她隆起肩頭，蹲下去，緊緊的閉着眼。火焰的光透進她的眼皮。一次爆炸後的空氣，使繞着蕨葉齒鐵絲的長杆飛進她的坑裏。在炸彈爆炸聲之間，她可以聽到飛機場那里有東西炸裂的悶響。黑霧裏充滿了汽油味。

以後沉默了；高射砲停止開火了。

「一切都過去了，」她憂傷的自己想。「現在我又獨自一人了。」

她想要站起來，但是她的腳……她一點覺不到它們了。發生了什麼事情呢？她明白是怎麼一回事了。有時有這樣的情形。暫時的癱瘓——炸彈震動病的結果——這就完了。她臉貼着濕土輪下休息一會。只要有一個炸彈到她這邊來！那一切就多麼簡單呵。那她就可以從最壞的情形中得救了。

「不然，」她突然向自己說。「別人經歷過更壞的事，但是他們也應付過來了。我不會遇到什麼事。我不願遇到。」

她聽到離她不遠的地方有汽車的聲音，並有寒冷的白光在黑叢上繇照了幾次；於是

有一聲爆炸聲，比炸彈要弱得多，接着在十分近的地方，有幾聲槍響。

「他們在找我。就這樣躺着是多麼好呵。我不會再作這樣的事嗎？」

她想轉身仰臥，但是腳疼得是這樣利害，彷彿要撕裂她的心一樣。她銳叫，想要爬起來，但是倒下了。

穩定的冷手指解開她的衣領。

她睜開眼睛。

「是你呀？你來找我呀？」——米海羅伐說，哭起來了。

上校用手拭去她的眼淚，她又閉起眼睛來。她不能走路。上校抓着她的帶子，把她從坑裏拉出。他的另外一隻手無力的垂在身旁。

她可以聽到雪車輪從雪水上擦過的聲音。

她看到了上校。他坐在殘樹幹上，用牙齒咬着帶子的一頭，在紮他的光着的胳膊；血從帶下流出。看着米海羅伐，上校問道：

「你好嗎？」

「頗有點病意，」她低聲說。

「哦？」上校從齒縫間說。「我差不多毀了。想法自己走這一點路，離這里不遠。」

「你怎麼樣呢？」

「我留在這里，歇一歇。」

上校想要站起來，但是現出一種奇怪的微笑，他從殘幹上滑到地下了。他是很沉重的，米海羅伐好久才將他的軟弱無力的身體拖到雪車上。

他臉朝下，睡得很不舒服，但是將他轉過來仰臥，却是她的力量作不到的。

她好久拉着雪車的帶使它走動。每一步都使她感到受不了的痛苦。但是她繼續力拉她退着走，拖着雪車在雪水濕透的地上走過。

一切的東西都似乎變胡了。她能支持多久呢？爲什麼她還站着，沒有精疲力竭倒在地上呢？靠着一棵樹，她在那里站住，眼睛閉着，惟恐她的兩膝支撐不住了，因爲若是那樣，她知道她是絕沒有力量再起來的了。

她看上校爬到地上；只有他的胸和頭邊放在雪車上面；他用未傷的手把着橫木。

「這樣你可以容易得多，」他低聲說。

他用兩膝往前爬，身子半懸在雪車上面。有時候他抓不住了，臉便碰着她。發生這樣情形的時候，她便使雪車滑到他的胸下，沒有力量轉開身不看他的受傷的臉。

以後她跌倒了，又能聽到車輪下的泥聲。以後她聽到冰的裂響聲。她覺得彷彿悶氣，被水淹；水把她淹沒了。她覺得這彷彿完全是一場夢。

她睜開眼睛，因為她覺得有人的眼睛注意的釘視着她。上校坐在靠壁床上，又瘦又黃，胡鬚也沒有修梳，手掛在吊腕帶裏，兩塊髒木板作為夾板。他在看着她。

「你醒了，」他用她並不辨識的聲音說。

「我並沒有睡。」

「沒有什麼關係，」他說。「差不多是一個樣。」

她舉起胳膊來，看見胳膊是完好的。

「是我自己脫的衣服嗎？」她悽楚的問。

「我替你脫的，」上校說，於是看着他受傷的胳膊的指頭，他解釋：「你和我沉到



河裏了一會，我想你受傷了。」

「沒有什麼關係，」她低聲說，並一直看着他。

「實在是，」他同意說。

她微笑了，說道：

「我知道你要來找我。」

「你怎麼知道？」上校微笑着問。

「我就是知道罷了。」

「胡說，」上校說，「你什麼事也不會知道的。在轟炸時你是指定方向的，不過你也許被炸毀，所以我向四周看了看，找到一個草堆，可以繼續用火發信號。以後有一輛裝着無線電器械的鐵甲車發現了你的器械了。它在全地方尋找，直到我用一個手榴彈將它完結了。第三……」

「什麼第三？」米海羅伐快活的問道。

「第三，」上校用沉重的口氣繼續說，「你是一個好孩子。」於是他嚴厲的補充道

：「一般的說起來，你聽說過有人在這樣環境中別樣行事嗎？」  
米海羅伐坐起來，拿一堆衣服放在胸前，她用發光的眼睛看着上校，高聲清楚的說  
道：

「你知道，我非常歡喜你。」

上校轉過身去。他的耳朵發紅了。

「莫要說這樣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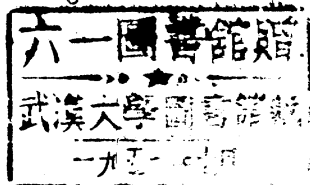
「不，不是那樣的。……我就是歡喜你罷了，」米海羅伐驕傲的說。

上校看看她，臉皺着，若有所思的說：

「若是你的意思是這樣，那自然不說了。」

上校從醫院回到隊裏的時候，他的同伴們都不認識他了。他是那樣快樂，高興，愛談話。他由衷的歡笑，說笑話，對於人人都有愉快的話可說。但是在所有的時候，他的眼睛都在尋求一個人。他的同伴們看出來了，猜到所找的是誰，便一直告訴他說：

「順便說一下，你知道米海羅伐又有新工作出去了。」



上校的臉上現出悽苦的皺紋，一會又沒有了。他沒有看着任何人，使人人都可以聽到的高聲說道：

「她是一個好孩子，這是沒有疑問的，」於是收拾收拾他的外衣，他去向他的長官報告他回來銷假了。

一九四三年九月十四日譯。

封底